



韓文起
一至四

叔子 18

漢書門
六〇九六
類號函架冊
六

内閣文庫
六〇九六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 | |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6096 |
| 冊數 | 3 (1) | |
| 函號 | 313 | 355 |

313-35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韓文起

116
187

| | | | |
|-----------|---|---|---|
| 東 京 圖 書 館 | | | |
| 六 | 二 | 別 | 漢 |
| 冊 | 四 | 集 | 書 |
| | 七 | 十 | 門 |
| | 六 | 四 | |
| | 三 | 號 | 文 |
| | 二 | 架 | 章 |
| | 一 | 函 | 類 |
| | | | 類 |

別集十号

不許帶出

序

序

章文庫

余童年負笈鄉塾見制藝中有用韓
文詞句人輒喜之因購一坊本以
中郎枕秘按日所受於師者既成誦
卽發而潛玩不令諸學童聽觀塾師
疑余汎覽有妨舉業伺而欲攫之

以夏楚旣而攫去則韓文一部也
笑而罷余因摘所疑質問覲縷聘聆
噤不能語良久恚且罵曰古文不過
取其明晰易曉詞句撮入制藝足矣
何深求爲余進曰制藝卽古文變體
昌黎當日起衰恐不是竊前人詞句

撮入篇中而八代之衰遂能起也長
揖而退塾師慙駭彌日嗣余反覆探
索覽有所得卽作蠅頭小書逐段逐
句分記於各篇之內常恐有兔起鶻
落少縱卽逝之虞不憚一夜十起如
是者有年漸覺鄙見日新積疑盡釋

諺云故書不厭百回讀又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良有以也所錄槩本亦不輕以示人聞變之後與所註羣書一時俱沒然幸此書習之最久猶歷歷可記憶所登古文析義前後編常以額限爲憾近養疴西湖杜門三載復取唐書磨核俾全集中一人一事悉有原委攷據加以篇末總評發明全文大旨亟命余子沅再錄問世因以起衰之義額之曰起夫昌黎生八代之後顧於波流芻靡中能自樹立屹然不仆是衆人皆不爲而獨爲則

所謂起者有振起之義焉余不佞有
宋穆伯之好謬取家誦戶習之書掃
盡俗解傳訛獨攄管窺一得是前此
未曾有而始有則所謂起者亦有劬
起之義焉海內君子若得是編當見
韓文堂奧必能於剽竊詞句之時溯

流窮源湔滌故習慨然自任以爲一
代作者左右人不可學而可學則所
謂起者又有興起之義焉知此三說
其於昌黎爲文之志庶幾有得起之
時義大矣哉

康熙壬申歲仲春望日晉安林雲銘

西仲氏題於西泠旅次



康熙癸酉歲仲春望日晉安林雲銘
西仲氏題於西泠之挹奎樓



原本為上而參以...
折中...
各代有各代之...
身有名同而實...
...

西傳



西州天獸飲西命子酥奎選

東淵矣西越中春望日晉交林雲

凡例

一韓文舊本向多脫畧謬誤。歐陽公曾言之。以自唐迄宋。沒而不見者。二百年故也。公塔李漢曾親受業。余以其所輯原本為主。而參以朱晦菴之考異。則諸本紛紛傳訛有所折中。允稱善本。

一各代有各代之制度。如科第官職及郡縣地名沿革不一。多有名同而實異者。亦有名異而實同者。若執今日之制度讀唐代之文章。何啻盲人問路。余取文獻通考查核。凡有制度名目與今日異同者。必為辨出。附入各篇小註。或

總評之內。乃知從前評語。皆與本文。了無交涉。

一韓文內其人其事。皆有來歷根據。若不知其人爲何等人。其事爲何等事。與其入其事之本末如何。始終如何。便思學作解事小兒。說長道短。猶今日制藝選家。議論他人文字。自己先認不得題目。徒供作者胡盧耳。余取唐書一二。攷証卽起作者于一堂。受其耳提而命。亦不過此快心曷極。願與海內共爲欣賞。

一韓文之作。必有所值之時。與所處之地。向來未有開載。然不細考。則立言之意。似篇篇可以移用。前此如洪

興祖東蜀樊汝霖編註傳中。不無簡畧。差訛。余將本傳參以詩文全集。及散見於唐書他傳者。定爲年譜。擇茲集所登之作。有明文相符。卽註於每年之下。使讀者一覽便知。不煩探討。若無明文確據。不敢以意填入。

一韓文全在立意。吞吐輕重。布局伏應。起落人不能及。總要尋出他眼目來。然後知其個中神理。余逐段逐句逐字訓釋。不敢草率。其圈點分截之例。悉載古文析義前後編卷首。茲不復贅。

一韓文所用字句。有極平易者。有極古險者。不比諸大家之

凡後二
文易於解會讀者俱要博稽經史尋出根據來方可測其
高深若麤記一二爛熟口頭套語攬入制藝不如不讀
一韓文所用典實及地名官名之類前篇既註後不重載間
有詞意不便割裂則附入總評之內或總評亦碍不能入
則載入他篇之再用者總要完完全全還他各篇神理爲
第一義此亦不得已之苦衷也若無關於本文大旨恐增
繁蕪不敢混入讀者須逐篇考閱過庶爲得之
一韓文根本六經子史必以聖人之道爲宗與夫忠君信友
憂國愛民之意皆不必復道但其行文遇繁雜處偏能用

省筆遇率直處偏能用曲筆遇短促處偏能用繁筆或無
中生有或正中出奇或拉拉雜雜說出無數話只逼出一
句正旨或劈頭一二語便已包藏許多妙義或明寫在此
而主意却在彼或鋪張或回護而其中錯綜變化呼應收
縱又無不極其自然所以後來作者俱不能出其範圍余
寢食有年方敢據管窺之一得是在善讀者會心也
一韓文傑作在碑銘者尤多其敘事篇法有近史氏公會自
言與詩書相表裏雖使古人復生未肯多讓者也乃坊本
登錄甚少蓋緣選家粗心儉腹不解其中事實卽段落句

月
三
讀間亦茫然不能分析以故千餘年來無人註得亦無人
讀得茲特登選四卷逐字考究使命意練局之工無不躍
躍畢現凡有志者於此着眼則百法俱備不待他求矣
一韓文之佳本傳稱其不蹈襲前人沛然若有餘蓋以其學
之該博醞釀脫化不見有蹈襲之迹非全無來歷只憑自
已杜撰而出也沉浸醲郁含英咀華公會自言之矣乃近
世有等鶻突之徒割裂左史成語組織成篇自矜目不覩
秦漢以後書豈知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乃公之墜餘
乎此輩大言欺世仍是一副蹈襲伎倆而已醞釀脫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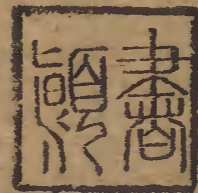
妙細讀茲編久當自悟也

一韓文坊刻編次雜亂卽李漢原本於正集後又分外集且
於所作之前後顛倒甚多茲擇其有關道統者定爲首卷
而以表狀論議辯解爲世道治體學術官方所係者次之
其餘悉照書序傳記雜著誌銘各以類聚而各類中又按
所作之時爲先後庶有定次但碑文二卷則當先神而後
人先國而後家又不可以年月拘也

一韓文全集無篇不佳茲編已十登七八可謂鉅觀其前此
選入古文析義前後編或有評註未盡者悉爲補入

凡例四
一韓公詩賦別是一種奇橫僅作嗣尚有另註呈政海內茲
不入集但明水賦乃公應試登第之篇不得不與碑記內
所繫之詩一併採入非有所去取也

西仲氏再識



韓文起目次

卷之一

原道

原性

原毀

師說

卷之二

諫迎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代裴相公讓官表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

復讎狀

論淮西事宜狀

學生代齋郎議

禘祫議

諱辯

諍臣論

進學解

卷之三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荅崔立之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荅侯繼書

上張僕射書

與李翱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陳商書

與孟東野書

與衛中行書

與陳給事書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答竇秀才書

卷之四

與于襄陽書

與兵部李侍郎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與少室山人李拾遺書

答尉遲生書

與崔羣書

答李秀才書

答劉正夫書

答李翊書

答元侍御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答呂鑿山人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孟簡尚書書

與大顛師書

為人求薦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卷之五

送董邵南序

送齊暉下第序

贈張童子序

送孟東野序

送陸欽州序

送何堅序

韓文起

冒頭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區冊序

送楊支使序

荆潭倡和詩序

託事入題送許鄧州序

全贈崔復州序

託事入題送王舍秀才序

送王損秀才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冒頭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卷之六

作宋人送楊少尹序

託事入題送石處士序

託事入題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送鄭十為校理序

石鼎聯句詩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殷員外使回鵲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送鄭尚書序

張中丞傳後敘

卷之七

太學生何蕃傳

毛穎傳

琦者王承福傳

壽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右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鄆州谿堂詩

有序

對禹問

文起

伯夷頌

子產不毀鄉校頌

通解

獲麟解

守戒

鄠人對

卷之八

訟風伯

釋言

送窮文

鱷魚文

李本無祭字

明水賦

龍說

馬說

知名箴

弔武侍御所書佛文

歐陽生哀辭

獨孤申叔哀辭

祭田橫墓文

祭十二郎文

祭房君文

祭侯主簿文

祭大湖神文

祭柳子厚文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女挈女文

祭馬僕射文

卷之九

南海神廟碑

黃陵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烏氏廟碑銘

袁氏先廟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唐故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
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卷之十

平淮西碑

柳州羅池廟碑

劉統軍碑

曹成王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唐故相權公墓碑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

碑銘

卷之十一

李元賓墓銘

崔評事墓銘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施先生墓銘

考功員外郎盧公墓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公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卷之十二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柳子厚墓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唐故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韓文起目次終

韓文公年譜

公諱愈字退之本傳鄧州南陽人

按廣輿記即河南懷慶府修武縣秦名南陽今有南

陽城在縣東北三十里韓氏世家于此洪興祖謂本傳謬添

鄧州二字是也孟縣有別墅俗呼韓莊其自稱昌黎者以系

出昌黎猶崔之博陵李之隴西耳

今未平府昌黎縣亦有韓公祠

安定桓王皇甫湜墓碑祖叡素桂州長史父仲卿為武昌令

有美政終秘書郎皇甫湜墓碑云

贈尚書左僕射

代宗大曆三年戊申公生

原序

五年庚戌三歲父仲卿卒

本傳公三歲而孤按乳母李氏墓銘云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則

母亦以是年卒矣周月謂周一歲之月也

九年甲寅七歲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言出成文隨伯兄

會至秦

會有文行官至起居舍人廣輿記云字朝宗為荊州刺史誤也

德宗建中元年己未十二歲隨伯兄會貶官至韶州曲江元以

載厚故得罪元有別業在宣城

會于末秦中曾居上盡通六經百家言

貞元二年丙寅十九歲至京師

三年丁卯二十歲應進士試報罷

四年戊辰二十一歲應進士試報罷

五年己巳二十二歲應進士試報罷

六年庚午二十三歲歸江南省家

七年辛未二十四歲又至京師

送齊暉下第序

八年壬申二十五歲登進士第出於陸宣公之門是年應吏部博學

宏詞試報罷

明水賦 爭臣論

九年癸酉二十六歲應吏部博學宏詞試報罷

應科目與人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十年甲戌二十七歲應吏部博學宏詞試報罷

學生代齋郎議 答崔立之書 李元賓墓銘

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五月去京師如東都至河陽省墳墓

值嫂鄭氏卒服期以報孟縣有河陽城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處

上宰相三書 答侯繼書 祭川橫墓文

送張童子序 書記 送董邵南序

十二年丙子二十九歲七月宣武節度使董晉至汴辟為觀

察推官試秘書省校書郎校書郎掌讐校典籍刊正文章此以幕府官加銜者也

十三年丁丑三十歲在汴佐軍

十四年戊寅三十一歲在汴佐軍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十五年巳卯三十二歲二月重晉薨從喪而出四日汴軍亂

往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于徐州辟為節度推官冬朝正

于京師是年子昶生

上張僕射書 掌書記屋石記 太學生何蕃傳

崔評事墓銘

十六年庚辰三十三歲張建封使居符離睢上旋罷去吳年

建封薨徐州軍亂公不與難

答李翺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孟東野書

章之也
三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十七年辛巳三十四歲居洛陽卽挈眷入京師洛陽卽東京

與衛中行書 送孟東野序 與陳給事書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十八年壬午三十五歲春調國子監四門博士祭統曰天子設四學同四

郊之虞庠也以其遠遠故置于四門至隋隸于國子唐移與太學同處設博士六人秩在國子博士之下

禘祫議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送陸欽州序 送何堅序 施先生墓銘

十九年癸未三十六歲由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十二月因

天旱人饑請緩徵忤京兆尹李實貶陽山令本傳上疏極論宮市坐貶

考全集無論宮市疏卽公赴江陵途中詩只言因請緩徵並不及論宮市故從綱目送浮屠文暢師序 祭十二郎文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 訟風伯

二十年甲申三十七歲春至陽山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爲字

答竇秀才書 燕喜亭記 送區冊序 送楊支使序

順宗末貞元元年乙酉三十八歲春以恩赦名回改江陵府法

曹參軍爲裴均從事至衡陽候三閱月得詔始就職

知名箴 上兵部李侍郎書 與于襄陽書

荆潭唱和詩序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三十九歲六月權知國子博士權者未實授也

送許鄧州序 贈崔復州序

二年丁亥四十歲分司東都以不附邪寵懼而請避之

張中丞傳後序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三年戊子四十一歲守博士在東都

釋言 與崔羣書

四年己丑四十二歲六月為真博士改都官員外郎刑部設人掌

俘赫簿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訴寃

與少室山人李拾遺書 送幽州李端公序

國子助教河東薛公墓誌銘

五年庚寅四十三歲拜河南令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送鄭十為校理序 河南府同官記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河中法曹張君墓碣銘

六年辛卯四十四歲遷職方員外郎復為博士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

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公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士

卓文走

年譜

五

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濶贓再
照封溪尉公坐是復為博士

復讐狀 進學解 送窮文 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襄陽郡王路公神道碑銘

七年壬辰四十五歲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比部郎屬刑部
主法制掌內所

諸司及勾用度物時宰相見公
所作進學解而奇之故有是命
石鼎聯句詩序 答劉秀才論史書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八年癸巳四十六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順宗憲
錄成

答元侍御書 送水陸通使韓侍御歸所治處

藍田丞廳壁記 魏博節度沂國公先廟碑銘

烏氏廟碑銘 河東節度鄭公神道碑文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九年甲午四十七歲進中書舍人

徐偃王廟碑 劉統軍碑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十年乙未四十八歲五月改太子右庶子以論淮西可取
為執政所疾故

論淮西事宜狀 代表裴公讓官表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十一年丙申四十九歲守太子右庶子

章文起

年譜

曹成王碑 送李愿歸盤谷序 袁氏先廟碑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十二年丁酉五十歲七月授彰義軍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

從裴度征淮西還遷刑部侍郎

祭張員外文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十三年戊戌五十一歲守刑部侍郎

平淮西碑 故相權公墓碑

鳳翔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十四年己亥五十二歲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除鱷冬移

袁州刺史

袁州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公悉為令布

天下

諫迎佛骨表

潮州謝上表

祭大湖神文

鱷魚文

與大顛師書

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十五年庚子五十三歲在袁州九月名拜國子監祭酒

答孟尚書書

南海神廟碑

新修滕王閣記

祭柳子厚文

柳子厚墓誌銘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五十四歲轉兵部侍郎

黃陵廟碑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二年壬寅五十五歲二月奉使宣慰王庭奏轉吏部侍郎

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奏詔公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某可惜穆宗亦悔詔公度事從宜無必入公至廷奏嚴兵逐之甲士陳廷公大聲爲陳順逆禍福庭奏麾退甲士即撤圍出神策將牛元翼帝大悅故有是命祭侯主簿文司業竇公墓誌銘

三年癸卯五十六歲六月爲京兆尹斂禁軍帖早羅抑倖臣之鐸京兆人交指曰是

欲燒佛骨者李逢吉以臺府不協罷爲兵部侍郎後復爲吏部侍郎奉特詔不臺參中丞李紳劾奏公以詔自解故鄆州谿堂詩 送鄭尚書序 祭馬僕射文

祭女挈女文 許國公神道碑 羅池柳侯廟碑

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幽州判官贈給事中張君墓誌銘

四年甲辰五十七歲子昶登進士第八月以疾免官十二月

丙子薨於靖安里第遺命喪葬如禮不得作佛事及拘忌陰陽吉凶天子爲之輟

朝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次年柩回河南三月癸酉葬孟縣

先塋皇甫湜作墓誌又作神道碑銘湜字持正睦州人以進士仕至工部郎中

有文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壻李漢編輯詩文共四十

卷載唐書藝文志漢字南紀宗室雍王繪八代孫受業於公有名以進士歷官吏部侍郎修憲

草

全言

宗實錄 子昶生綰及裘綰登咸通四年進士第。裘登咸通七年進士第。唐末皮日休上書請配饗未及行。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孔子廟庭。封昌黎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韓子。

韓文起卷之一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壻鄭 郊官五 全校 男 沅芷之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以仁義見諸施行。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仁義體四句是原。仁與義為定名。故不容道與德為虛位。故有冒道。有君子小人。如易言君子道長而德有凶。有吉。如左傳云。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之類。二句所以明其為虛位也。又把仁義道德分別言之。以起下文老子亦稱道德之意。

章

卷之一

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者為私護子子為義者為宜之者為宜其小之也則宜老子論仁其所為道道其所道如云道可也非吾所謂道也之非由是而其所謂德德其所德不德是以有德非吾所謂德也說非乎已無待於外之凡吾所謂道德是也非吾所謂德也說非乎已無待於外之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義以不能離仁天下之公言也君子其德為吉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小故去之

字火于秦黃老于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佛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指周秦不入于老則入于佛指漢以後入于彼必出于此學其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推學者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此段言棄儒從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如記載問禮老聃道家以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如孔子為太極公之類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如云西方有聖人後人附會作稱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佛且以孔子為儒童菩薩之類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自以儒道為小而願附佛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

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此段言援儒入老佛者之害道上段言入彼出此聖人之道猶存此則把

聖人都混入老佛去了雖欲求亦無處求矣語意甚矣人之

尤緊自周道衰至此言有老佛則吾道愈衰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好怪根上樂其誣

老佛之說甚誣本不足信人好怪故得與吾道並行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

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

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

何民不窮且盜也以生不足食為不足用發出感慨言古之

時人之害多矣害指下文蟲蛇禽獸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

相生相養之道生其身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

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

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

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

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

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

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至而為之防總言

人相生相養之道皆有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

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引老子之言如古之

無聖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

牙以爭食也。人賴衣食以生。奈人身所具皆不及禽獸。無是以取衣食。若無聖人為之謀。則世界無人矣。

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必君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其事君不

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

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若

民各相維繫方能遵行古聖人之教。勝禽獸而得衣食以遂其相生相養之道。而人類不滅。以至於今。不然則違古聖人

取罪矣。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

指僧道出家言。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老言清淨。嗚呼。其亦幸

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罪其

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也。其述又可哀。自古之時。句至此。言有生民以來。全賴聖人作用。方留得個人種。如何以棄人倫。求清淨寂滅為法。

此端關老佛之法。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

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喻言

有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

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老氏之

說必行

不去求其端。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

章句

卷之一

三

以有為也。清淨寂滅亦治心之學有近於吾儒正心誠意故引傳作証歸重有為句承上起下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皆非有為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彝禮則彝之。彝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彝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彝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彝也。佛從何處來必不常奉求其端訊其末如此。自帝之與王，句至此言老佛無為之法，明係怪誕不攻自破，無奈世人樂聞其說何耳。此併責為老佛之人。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緊接上重其

文詩書易春秋。不必丹其法禮樂刑政不必受其民士農工賈不必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不必棄其服麻絲不必其居宮室。不必其食粟米蔬果魚肉。不必斷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二易字與上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文怪誕對看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隱隱見行是故生則得其情。日用死則盡其常。喪葬之禮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之。祭祀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已上是原道本旨，先把先王之教平平敘出，次由內推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備極周匝。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女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
 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算不得由周公而上而為
 君故其事行收上堯舜禹湯由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說
 長收上周公孔孟之明道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商所以備曰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勢不兩立佛人其人僧道但火其書盧
 其居寺觀改作民房三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句所以鏗
 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僧道中有無所依倚及不能自食其
 置方其亦庶乎其可也已上言吾道之行必補此一句處
 無解

林西仲曰前人謂此篇止闢得老子其闢佛略帶寂滅兩
 字若孔子作春秋一段以佛非出中土尤無關於佛之痛
 癢然所云棄君臣去父子禁相生養之道在佛為甚未始
 非闢佛也大意謂吾儒仁義道德之說本自了然雖有老
 子之小仁義不過一人私言豈能勝天下公言哉迨孔子
 沒秦火之後吾道不明于世因而老倡于先佛乘于後時
 人既多棄儒以從老佛復附老佛以為儒有志者無從聞
 仁義道德之說誠可歎也夫老佛怪誕不經世人昧其始
 末而好之使其徒坐享衣食以困平民勢所必至抑知老

佛亦人耳。自生民以來，古聖人教以相生養之道，而除其害。其制作至詳，且盡。豈好勞乎？乃老氏敢為聖人，不死等語，獨不思人賴衣食以生。上古榛莽之世，人與禽獸無殊。又無禽獸爭得衣食之材，苟非聖人以君臣民之分，義相維。同力如何？至今留得人種，今欲棄君臣父子，禁相生養之道，不至人類盡滅不止。誠禹湯文武周公罪人也。其法寧足尚乎？倘尚其法，則從無事，舍有為在老，似多葛而餓飲在佛，為下喬而入幽，求其端，訊其末，皆不可訓。如此若吾儒仁義道德之說，易明易行，毫無怪誕，而為已為人，由

生至死，鮮有不善。自堯舜傳至孔孟，以治以教，皆是物也。然非除去老佛，何以為明道行道計哉？篇中一滾說來，讀者眩其重複，蓋因將篇首辨道三段，俱作闢老佛看耳。

昔湖其車齊蓋因深淵首推後三婦毋治國未謝香且
 然非創夫未將何以然也哉
 此至下無不新自漢我朝至下蓋以宗以於皆其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
 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
品等級也所以為者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
舉其所有之名數也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善惡二字來歷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
 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得一端而中焉者之於五也一
 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不能盡得亦下焉者之於
 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了無交性之於情視其品見故於情

性之也

卷之一

七

視其品○已上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

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

中自然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

也中節用節後方免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非

則不及情之於性視其品情由性而發故於性視其孟子之

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

人之性善惡混三說皆指受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

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三說又謂其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已上總駁三叔魚之生也其母

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

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女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

也人之性果善乎駁孟子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

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

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駁荀子堯之朱舜之均文王

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

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駁楊子之說○三段俱

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

二者也此所以謂之立義不全者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

章之也又總收三說

可移乎中者之可移則不待問以篇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

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亦不移之

而此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若論其受性之始有一固定之等級所謂上知下愚之不移是也

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

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究竟饒不

林西仲曰夫子言性相近註云兼氣質而言昌黎因夫子

有上智下愚不移之說則以所云性相近者為中人說法

可知矣故分出三品來言惟中人可導而上下即本於習

相遠之語所謂折衷於夫子而論定也皇甫湜孟荀言性

論一篇亦主此說起手言性並言情以性不可見而情可

見不然則善惡無可指實矣宋儒謂論理不論氣不備論

氣不論理不明則兼氣質言性本無妨礙安得執定天命

之性及孟子性善之說皆其失當哉中間翻駁發明段段

俱有實義末帶出闢佛老之言尤見衛道深心大儒立言

可謂癩撲不破矣

何謂黜對不遇矣

與育實義末帶出關則未之言次良謂後將必大謝立矣
之卦必蓋午卦善之結嘗其夫當結中則繼絕發則對
無不備聖不問限兼廉實言卦本無變則變則對天
風不烈限等惡無可講實矣未謂繼絕不備廉不備
皆一辭表主此情狀手言卦並言卦以卦不可良而謝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伏下不重以
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能修且不聞古之人有舜者
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于已曰彼人也予
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
如舜者自責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材與藝人也
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于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
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自責
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

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已者重以周乎？所以聖人自待。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也。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于人者輕以約乎？以衆人待人。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于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于

已者已廉乎？徒以衆人自待而已。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川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必欲以聖人望人。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于人。吾未見其尊已也。總收見其。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息與忘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揭出所以。吾嘗試之矣，嘗試語于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有所私。愛，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能掩已之。其畏也，與免禍，不若是強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不必

章之起 卷之一 十一

應○之○情○以○不○毀○試○人○又○嘗○語○于○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而○人○之○情○皆○如○此○也○
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
其○利○者○也○
必○說○于○言○懦○者○必○說○于○色○矣○
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
無○一○人○肯○爾○揚○將○有○作○于○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得○聽○言○之○法○

林西仲曰從來毀人者之心無非為尊已計看來怨已責人道德日流污下何嘗討得一點便宜去耶篇中揭出息

忌○兩○字○可○謂○推○見○至○隱○末○寫○出○人○情○惡○薄○曲○盡○其○態○以○昌○黎○平○日○動○而○得○謗○故○有○是○作○也○余○行○天○下○幾○遍○每○見○有○文○執○者○必○有○人○訾○其○素○行○見○有○篤○厚○者○必○有○人○訐○其○陰○私○及○文○行○皆○無○可○議○亦○必○有○人○嗤○其○先○世○惡○跡○斷○不○許○世○界○中○有○一○全○人○余○因○以○察○其○毀○人○之○人○必○其○文○執○不○通○者○也○必○其○行○檢○多○虧○者○也○必○其○陰○私○不○可○告○人○者○也○必○其○先○世○積○惡○在○人○耳○目○者○也○以○彼○之○言○定○彼○之○人○百○不○失○一○讀○結○語○三○句○不○但○欲○君○相○得○聽○言○之○法○併○為○君○相○定○觀○人○之○法○也○故○曰○國○家○可○幾○而○理○豈○誣○也○哉○

卷之二 十一

惑也難矣古道既不可行人皆無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
 惑者猶且從師而問焉受業不恥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
 惑者最而恥學于師業反不肯受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謂之聖人
 多者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異功之其皆出于此乎聖不得為
 道為愚只在有師傳無師傳之間而已已上言師道愛其
 不行于今所以其學不及古人恥字是冷人一生病痛
 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
 書而習其句讀者也業之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
 大者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
 見其能明也已上言人不能權其業之大小還是以子之年

句發議出淮南子遺字當作迷小學大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
 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笑其不問
 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齒同業同不待相師
 卑則足羞以貴師賤似自明官盛則近諛以賤師貴似有類
 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求師而不舉世無一人可師之人亦無
 復行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下業最今其智乃反不能
 及其可怪也歟已上根上無貴無賤無長無少句發議把當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子萇弘師襄老聃郟子之徒其賢不
 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

車○走○卷之○一○應○上○聞○術○業○有○專○攻○攻○治○也

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道○句○術○業○有○專○攻○攻○治○也

業○二○如○是○而○已○已○上○根○上○聖○人○猶○且○問○于○師○句○洗○發○道○之○所○受

長○少○無○貴○賤○即○不○若○已○者○無○不○可○以○取○益○言○能○自○得○師○不○但○無

不○必○置○分○別○于○其○間○何○恥○之○有○此○古○道○也○李○氏○子○蟠○年○十

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時○俗○之○所

受○恥○特○來○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說○之○由○師

林○西○仲○曰○師○道○之○不○傳○由○于○無○從○師○之○人○間○有○一○之○人○未

有○不○聚○笑○既○笑○則○從○師○者○亦○未○有○不○自○以○為○恥○此○習○俗○固

然○牢○不○可○破○柳○子○厚○答○韋○中○立○一○書○已○言○之○詳○矣○公○以○道

自○任○故○以○師○自○處○是○篇○以○恥○字○作○關○紐○而○以○古○今○之○不○同

與○傳○道○受○業○解○惑○等○字○而○前○後○布○置○穿○插○細○玩○當○作○六○段

開○手○點○出○師○道○人○不○可○不○從○師○為○古○道○之○不○易○第○二○段○言

以○道○為○師○其○長○少○貴○賤○皆○可○勿○論○第○三○段○言○古○有○師○而○今

無○師○所○以○有○聖○愚○之○別○第○四○段○言○有○長○少○之○見○存○則○昧○于

大○小○之○數○是○愛○已○反○不○如○愛○子○不○可○謂○之○明○第○五○段○言○有

貴○賤○之○見○存○則○奪○于○聚○笑○之○口○是○士○大○夫○之○族○反○不○如○巫

醫○樂○師○百○工○之○人○不○可○謂○之○智○第○六○段○言○聖○人○之○從○師○欲

合○衆○長○以○取○益○原○不○求○其○人○之○必○勝○于○已○未○嘗○引○為○恥○亦

未○嘗○阻○于○笑○方○是○古○道○此○一○篇○大○意○也○但○其○行○文○錯○綜○變

章○之○已

章○之○已

章○之○已

章○之○已

章○之○已

章○之○已

章○之○已

章○之○已

化反覆引証似無段落可尋一氣讀之祇覺意味無窮史
臣稱其與原道原性諸篇皆奧衍闔深與孟軻楊雄相表
裏故以列之卷首

韓文起卷之一終

韓文起卷之二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男 婿鄭 鄭官五 全校
沅芷之

諫迎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彝狄之一法耳術本自後漢時流入中國
上古未嘗有也傳自晚近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
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頽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
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二
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

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君民福祿皆與佛無與。應上上古未嘗有句。其後殷湯亦年

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

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

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

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君享國年壽與事佛無與。應上入中。國句。已上俱言未事佛求福而白。

得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

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

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

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

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上

俱言事佛求福而反得禍。為佛不足事之証。高祖始受隋禪。則譏除之。當時羣臣

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

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點本伏惟膺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

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點憲宗。伏即位之初。即不

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伏下不惑臣常以為

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

盛也。虛運不當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

昇人大內。又令諸寺通迎供養。點出迎臣雖至愚。必知陛下

不感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

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

信此等事哉把迎佛骨說作詭異戲玩是下棋倒跌法非一

味也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

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

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倣惟恐後時老

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禿身

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此段就迎佛骨

供養上痛發事佛流弊不可以訓憲宗實是真心事夫佛本

英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

不通故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以衣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

情刑度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

接之不過宜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

令惑眾也佛生相見止當待以遠國使臣之禮且况其身死

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此就昇入大內孔

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

桃茹菽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

祝不先桃茹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

韓文公

卷之二

二

恥者。敢奉朝。無有。訛之人也。此實憲宗之非。憲宗之失。止說
 羣臣不言。御史不舉。為可恥。又用例。跌法。此段就御樓以
 觀。上痛發其過。當妙在逐段翻駁。却似一氣呵。乞以此骨付
 或。其提。布置之巧。真古今第一。篇諫疏也。乞以此骨付
 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
 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
 不快哉。佛骨既迎至京師。若孫還鳳翔。百姓惑猶。佛如有靈。
 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殃咎與
 二字相應。既以迎佛骨為祈福祥。則必以毀佛骨為招無任
 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林西仲曰。鳳翔之有佛骨也。不知起自何時。攷藏經釋迦
 涅槃。火化得舍利八斛。分發諸天人間。龍宮三處。供養。誦
 雖涉於不經。總無死後留下遺骨之理。羣兒最善假托。安
 知鳳翔之骨。不猶羚羊角。可破之佛牙乎。憲宗惑於禍福
 俗諦。欲崇奉以祈福祥。與服柳泌金丹。冀得長生。同一見
 解。不知佛家禍福之說。即吾儒惠迪從逆。作善降祥。作不
 善降殃之訓。如五帝三王年代。所以久者。惠迪也。作善也。
 宋齊梁陳元魏以下年代。所以促者。從逆也。作不善也。佛
 何與焉。且經云。有取有證。總屬妄想。達摩西來。見梁武帝。
 詆其度僧造寺。竝無功德。意可知矣。乃羣兒衣食於經懺。

冀得檀施。因有爲惡之人事。佛亦得福。爲善之人。不事佛。亦得福之言。而庸夫孔壬。一時波馳。蟻附于崇奉之文。謂棄善稔惡。有可恃以無恐者。豈方便法門本旨乎。鳳翔佛骨之迎。當時君相皆以爲此舉功德不可思議。茫不知佛法爲何物。使佛見之。亦以爲可憐愍者。不但吾儒訾其狂惑也。昌黎此表亦不辯佛骨是真是僞。止把古帝王未事佛與後世人主事佛。禍福較論一番。而以崇奉失當處。層翻駁。冀其省悟。可謂明切。至投諸水火。數語分明。是雲門一棒打殺。丹霞燒出舍利之意。謂其有功吾道可也。卽謂其有功佛法。亦無不可也。若謂不言法言不服法。服不知君臣父子。則深中佛氏膏肓。然佛不如此。又不能空諸所有。以成其爲佛。治天下者。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矣。

退○育○以○其○為○將○能○天○不○津○池○龍○豈○不○同○不○昧○益○焉
快○臣○曰○父○干○限○案○中○論○丸○膏○自○然○能○不○成○此○又○不○能○也
請○其○育○也○將○治○亦○無○不○可○也○誅○罰○不○言○志○言○不○非○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以○在○妄○慙○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
罪○萬○死○猶○輕○上初欲加以極刑引為已罪陛下哀臣愚忠恕臣在直謂臣
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裴度崔群
出于忠悃上從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
腦○剝○心○豈○足○為○謝○感而謝之已上敘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
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點到任與官
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

韓文公

卷之二

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頓海之取待之一如
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
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
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宣揚君德是刺史之事已
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
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
無事地方無事可以入告先言公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
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音郎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鱉

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地之
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身之加以罪犯至
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甚之單立一身朝無
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
臣言者言所以必自陳之故時憲宗深疾臣受性愚陋人
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
見推許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于論述陛下功德
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先把郊廟紀泰山之封
鑲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封禪編之

高祖起

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已上自疏所長以起下文先以人事伏多所不通句引起見得罪犯可原妙

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高祖太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宗之盛

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藩鎮之害累朝久不能除

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息理極敘憲宗削平

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

巍巍之治功也高祖未封禪太宗欲從群臣之請魏徵諫而止取以比照是立言妙處宜定樂

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料必有此舉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

之嘉會而臣負罪嬰孽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孽孽也

迫應上死亡會不得奏薄伎于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

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咄然而止不說名用妙

林西仲曰。措詞雖極悲愴。因其筆力雄大。詞氣奔放。但見有排山倒海之勢。其以文章自命。亦緣前此憲宗委作田弘正。祖父廟碑。及平淮西碑。知之有素。原非矜張賣弄也。至頌揚削平之功。娓娓不置。即柳子厚所云。思報國恩。獨有文章之意。亦不比尋常獻諛。憲宗得表。非聽皇甫鑄之沮。必不僅調袁州。豈非藉此妙文。以為感動乎。若夫封禪一事。非盛德所宜行。昌黎豈不知秦皇漢武之妄者。奈當時服食之說。大行殺人不可勝計。而慕尚不已。如尚書歸登李遜。侍郎李建。御史李虛中。金吾將軍李道古。節度使孟簡。盧坦。皆一時卓卓有名位者。亦先後為藥所誤。而殞。則舉國若狂。至死不悟。可知憲宗當諸道削平之後。志已驕。任希慕長生。而皇甫鏗在左右。薦方士柳泌。合長生藥。以授台州刺史。以求靈草。勢必蹈其覆轍。反不如封禪。猶有故事可循。神仙渺茫。久當自廢。或不至餌金丹而暴崩。即謂以將順為匡救可也。然此亦不必曲為之說矣。

使孟簡盧坦皆一時卓卓有名位者亦先後為藥所誤而殞則舉國若狂至死不悟可知憲宗當諸道削平之後志已驕任希慕長生而皇甫鏗在左右薦方士柳泌合長生藥以授台州刺史以求靈草勢必蹈其覆轍反不如封禪猶有故事可循神仙渺茫久當自廢或不至餌金丹而暴崩即謂以將順為匡救可也然此亦不必曲為之說矣

龜○相○以○辨○賦○為○國○姓○下○也○然○此○亦○不○必○曲○然○之○隨○矣
 餘○亦○如○事○可○前○帳○山○嶽○崇○入○當○自○遠○矣○不○至○拾○金○升○而○暴
 藥○氏○受○命○陳○史○以○來○靈○草○獲○必○留○其○寶○難○又○不○能○桂○聊
 以○編○一○幕○氣○也○江○皇○出○輪○亦○亦○蕪○丈○士○慰○必○合○其○坐
 退○同○舉○國○者○其○至○不○可○不○也○宗○當○常○備○平○之○外○志
 此○蓋○當○為○世○習○一○批○片○草○計○亦○亦○清○亦○亦○益○益○樂○也○贈○而

代表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元和十年六月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
 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深謝臣少涉經史粗
 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
 而行不求利已人以為拙臣行不疑自教處句句為下元和
 之初始拜御史由河陰旋以論事切論權為宰臣所非取
 一移官府廷出為河南因佐戎幕武元衡帥西川陛下恕臣
 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名為起居舍人遂掌絲綸之重元和六年

以司封員外郎知受恩益大顧已益輕應上不求苟耳目所

聞知心力所造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五坊小使無罪之類

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護謗有丘山之積取忌陛下知其孤

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已上敘平日獨臣誠見陛

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啟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

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群臣盡節

之日才智效能之時指討淮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

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奉命視

軍還奏攻取之策群臣多請罷兵度獨決陛下不加罪責更

討不顧眾議故曰安應上無懼殺身何

極光帝獨聽既領臺綱御史又毗邦憲刑部侍郎毗輔也

已加御史中丞之職因上面無處點出按裴公視行營時

此處加一既字又字則新舊衙了然妙聖君所厚克逆所讎

取忘闕於防虞幾至斃路恩私曲被性命獲全李師道刺客

擊度刃三進斷靴刺背裂中單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

又傷其首幸鷹帽厚墜溝不死設武元衛併

措祇自內慙媿保身之疎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

以變和之任忘其陋汗使佐聖明實出此雖成湯舉伊尹於

庖廚高宗登傳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

於飯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還此陛下

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以所

謂之豈可叨居以彰非據叨濫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非

非倫方今干戈未盡戢彝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遊郊藪草木

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

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才不伏願博選周行

已在旁及巖穴未仕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

理自有應運而興者乞廻所授以叶群情已上言當無任懇款

之至者可以委用

林西仲曰裴晉公不死於刺客實出天幸當日舉朝士大

夫無有不以為戒且嗾其妾作以取禍者此番制書全為

決討吳元濟起見是舉朝皆不欲相晉公而憲宗獨斷而

行之者也觀其屢請罷兵及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說不

知當日眾口讒謗其多為何如者但討蔡日久無功尚須

內外諸臣協力若讓官表內稍露形迹則忌者益甚何以

共濟妙在將舉朝讒謗之多及憲宗獨斷之明一總付之

往事止以傷殘之軀有忝重任為辭絕不提起來如何

討蔡一字反自認前此為竭愚妄作末以叶羣情三字作

結而讒謗之多與獨斷之明俱了然在言外立意之巧無

有踰此若其行文對待中却是一氣呵成此歐蘇四六之

章

卷之二

十一

韓文起

祖也

文起

卷之二

十二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舉選之途

諸色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

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提出權

作案因勅旨未說明不便揣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

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以常理計今京師之人不啻百

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都計總計諸併其僮僕畜馬不

當。京。師。百。萬。分。之。一。萬字疑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

損。益。百人中益之以一人全然不費是又今年雖早去歲大

卷之二

卷之二

十二

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齋持費用以有易無未見

其弊弊敗也京師之人原不以舉選而今若暫停舉選或恐

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疑有他變二則人士失業絕望臣聞古

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成湯以六事然則人之失職足以

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名災也單承上人士

早而復名災則將來之旱愈不止所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

陰也君為陽臣為陰出董獨陽為旱獨陰為水陰陽失平故

繁露語下春秋繁露基義篇獨陽為旱獨陰為水有小旱亦從

不及于古既無其德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

其忠又無有君無臣是以久旱有獨陽之象故以臣之愚以為

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賢及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能盡

趨其爵位置在左右待以不如殷高宗之用傅說版築周文

王之舉太公漁釣齊桓公之拔甯戚飯牛漢武帝之取公孫

弘牧豕者弘曲學阿世本不足清閑之餘時賜名問必能

輔宣王化銷殄旱災有君有臣無獨陽之象則旱災自弭

當求於尋常舉選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

知不敢不言謹詣光祿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林西仲曰歲旱舉選恐人士轉集米價漏貴奈此事關係

甚大當權其利害之輕重而行之若忽議停則民心搖惑
害在目前仕進無門害在後日當時廟堂之上議國是者
皆以此為救荒奇策則其立朝伎倆可知即報國肝腸亦
可見矣故茲篇末段將有君無臣致旱之說另行找發一
番且請於疏遠下賤中求奇才異能盡心國事者待以不
次之典置諸左右時賜名問以明舉朝碌碌充位無一人
用得着也但公在國學尚無言責且帶說在論舉選之後
故不甚犯時忌然鋒刃亦未免太露耳坊評惟以舉賢銷
災套語讀過大誤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苗不長秋又早霜穀不實
實田種所收十不存一災之甚故荒之甚陛下恩踰慈母仁
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放捨也玩
所蠲免者乃額外雜派玩一例字不過上恩雖弘下困猶甚
照常災故事而行耳回護不苟如此則
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無以折屋伐樹以納稅錢完官
寒餒道塗斃踣溝壑荒之甚故困之甚有者皆已輸納待徵
無者徒被追徵雖徵無益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言
陛下之所未知者也民情無以自達已臣竊見陛下憐念

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且為之求其生。况此
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必不忍視其死。又把知。又京師
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宜倍加憂恤。固結人心。宜先於其
所近。尤不。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兩下
可不救之。而利遠。公私交裕。言不過遲。伏乞特勅京兆
府。李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應當也。腹內猶
額。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有衣食時。取庶得少有存立。得存
內。立得家。不至斃。踏溝壑。棄子逐妻。此臣至陋至愚。無所知
救之之法也。已上官正供亦當停徵。
識受恩思効。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

林西仲曰。德宗專意聚斂。時藩鎮如李兼。韋臯。李錡。皆以
進奉求媚。而刺史裴肅。判官嚴綬。亦效之。而得遷擢。故京
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賦稅之外。不知增了多少科
派。因旱蠲免。循例而行。上下之間。乃具文。非實政也。按順
宗實錄。貶李實。詔云。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詔逋科。悉皆
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剥等語。是不但腹內之稅錢。
草粟。現在追徵。即額外所增。亦未必不如故也。公纔遷御。
史。即以緩徵為請。其意以大旱人饑之時。正供尚不能輸。
何況額外。其中回護。幹旋語意。亦甚和婉。但當天子患貧。

小人固寵之時。安能以不入耳之談。為民請命乎。陽山之
貶。必有以公市恩于民。使民歸怨于上之語。而行讒者。猜
忌如德宗。未有不信而加罪也。厥後紫陽作綱目。特書曰。
貶韓愈為陽山令。所以深譏德宗用人聽言之失。公雖貶。
有餘榮矣。

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
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
省集議。開奏者。都省謂尚書都省。已上。敕旨。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
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
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
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
矣。不便詳於律。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有司。但按律而

行而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經文又可裁制丁寧其義於
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
士得引經而議也欲使並行不悖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
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
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引經之言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
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
相殺者也引經之言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
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引經之言今陛下垂意
典章思立定制情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

下殺教旨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
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斷所引或為官所誅如公羊
所稱不可行於今者有涉於犯分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
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
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若言於官則事洩反受其
斷所引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
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
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臨時取自上裁
林西仲曰按史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秦杲自

詣縣請罪。卒以昌黎所議杖悅一百。流循州。看來此議與柳子厚所駁徐元慶事微有不同。蓋子厚所駁者在刑旌不可並行。此言經律可以並用也。敕旨本欲定制。然復讎之事各別。律中既無明文。而據經又有不便斷罪者。或殺或赦。必於所犯之時集羣議而取諸上。裁杜周云。前王所是。著為律。後王所是。疏為令。以不定制為定制。卽經律並用之說也。文亦條達明暢。與子厚相伯仲。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淮西今河南汝寧府三州中光蔡也自少陽疾病。元

九年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

之事。少陽未薨之先。陰聚亡命。收養馬驟。為時既久。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官不

奉所役者。脩其器械。防守。更不金帛糧畜。耗於賞給。不能執

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不暇雖時

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如少陽掠壽州。茶山元

用又無。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糶粟之費。必

處補。直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糶粟之費。必

劇于殘弊。困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

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

使制其死命况以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

宣武等十六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已上言淮西有然所未可

道兵近九萬必可取之勢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斷字是通篇主夫兵不多不足以

必勝於不得已必勝之師必在速戰速戰固兵多而戰不速

則所費必廣但處于不得速戰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

劫必有殺傷亦不能無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

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民間又不能無受殃凡此皆

之勢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

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之害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

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

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斷之利已上言

不宜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

三年乃克不以為遲論不得志在立功不計所費惜不得傳

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又當斷

引證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

以效禪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二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本不勢力單弱羈旅異鄉數少與

身孤與

韓文走

賊不相諳委不曉其望風懼難便前進奪于虛聲○人所

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處置先不存優恤相聯屬故待之

既薄使之又苦賞賚不及每戰必使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

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以不相習故○

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上下士卒有不行

之艱身不閭里懷離別之思心不得安○方今聞陳許安唐

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非羈旅悉有兵器小小

俘劫皆能自防不待處習於戰鬪不備識賊深塗相諳既是

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未奉猶願自備衣糧不川共

相保聚以備寇賊孤怯矣○此可用為兵者若今召募立可

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勝不可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以其伏

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

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照數畱兵

數既足加之教練可以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原用

此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此款論徵客兵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部數雖多都總每處則至

少又相去濶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如壽州

今孤通境上諸柵盡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

為淮西所屬是也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

韓文也

卷之二

三

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隱然一敵國句出史記

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

首尾不相救濟則勝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以守

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堡柵兵馬可省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

地釋近便之地收其人而為兵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作行縣猶言

營也為之主而領率之使無參差以便屯聚此款論堡柵兵馬當聚而不當分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

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

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此不得不殺戮者若形勢已窮

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悻

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此可以仁恩為感

時恩威可

以並行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

皆由欲其速捷欲速之病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

求休罷見小利之病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

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積習被人看破敢效尤朝廷無

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如請罪

加官爵之類往日之事患皆然也所以不達不成臣愚以為淮西

三小州之地其力有限元濟又甚庸愚其才有限而陛下以聖明英武

之資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

為喻以才力較之淮西必可取此款論用兵當持久不可惜費與篇首大意相同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勸心罰重可令凶人

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此款論軍中賞罰宜加止而行

一淄青恒冀兩道李師道王承宗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

人情必有救助之意其類惡傷然皆闇弱自保無照虛張聲勢則

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才力有限不宜

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

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

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原無利其土地今忽自

為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萬難姑容至如

淄青恒州范陽等道范陽劉總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

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

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廻軍討之詔詞當如此自然破膽不敢妄

有異說此款論當分携元濟黨與

林西仲曰元和十年官軍十六道討淮西日久無功而李

師道復陰為淮西之援募盜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

韓文選 卷之二 三

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懼樛臣多請罷兵公恐徇其所請故以淮西必不可取只在斷不斷之間為詞其所云不求速戰不惜廣費亦是能斷中作用也所陳六款洞悉機宜厥後淮西降將董重質語杜牧云淮西三小州所以久不破者由徵兵數少不能成軍帖附地主每戰必令居前勝則生帥引救以為已功小不勝則先退至有殲焉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亦不支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等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是說也杜牧引之以上書於李司徒則知公所陳徵兵守隘二款可謂料敵如神非文士紙上談兵套語而舉朝竝不議及則其無至忠憂國之人亦可附見也其文以明切為主如說家常話經濟奏疏原不待向字句上爭奇耳

不替向辛日土筆音耳

衣何則其此其文以問世為生也。雖老清精。雖將遠。雖
難。土縮其空。而舉。雖並不精。又問其無至。忠。莫。國。六。八。
何。我。即。城。公。祖。刺。對。其。中。二。慈。何。謂。其。始。非。文。上。
錯。不。出。一。慈。無。祭。也。矣。其。錯。出。林。妙。肉。六。以。土。書。其。本。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
以役於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借其
事而已矣。所以為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
可以不敬也。致其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
填闕而教之行事。不待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酬
勞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僅報
末其亦微矣哉。微齋郎出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
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贊乎教化。可以使令於王者。

也。非賤者。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非塞員。虞闕之比。隱然有士大夫之望。教學生出身履歷。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合言兩途。則然。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提出議代之。故而輕駁之。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

者也。是把學生看賤了。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鬯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同。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是把宗廟社稷看輕了。此言暫代之弊。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是把學生齋郎兩途一齊亂却了。此言久代之弊。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也。又况不如其舊

韓文公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哉考之於古則非訓古原設稽之於今則非利不能收崇儒
之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事既有代則本末名實俱不
舊不如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林西仲曰劈頭將齋郎學生兩途分別低昂便見得不可
相代之意隨將議代之失層層剔抉歸重在崇儒勸學誘
人爲善極其正大妥確議禮之文皆當以此爲式公應貞
元十年博學宏詞試所作乃見擯於時眼嗚呼文章一道
豈可以得失論哉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敘教
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
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
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
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
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已上言所以一曰獻懿廟
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獻祖乃景皇帝之祖懿祖乃
蓋夫祫者合也毀廟之六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

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

一禘三年一祫毀廟之主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

陳於太祖廟與祫同也謂之合矣。又以上先舉一議之非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

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

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

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

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詔立太廟九室獻祖懿以周制推

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已上先

非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

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

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已上先舉

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景皇帝乃始封唐公

祖故以興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

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

固不可為典矣。已上先舉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

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

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

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

祭之，豈不惑乎？

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之，豈不惑乎？

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既妨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
 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又善於事已上此五說
 者皆所不可一再總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佗王
 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
 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
 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殷周所自出之祖不再傳曰子
 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傳出左景皇帝雖太祖也
 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於東向之位景皇
 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

以情言之亦景又常祭甚眾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
 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景
 帝雖一時暫屈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已上申
 不其為常尊人情而變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
 舊禮而已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
 可採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名
 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林西仲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併太祖之廟而七太廟百
 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此三代定
 制也唐初仍之至中宗方以景皇帝始封唐公為高祖所

自出立太祖廟於東都。猶殷周之祖契。理揆之於義。尚未盡乖。及開元十年。又以景皇帝之祖父。崇為獻懿。立為九廟。殊覺畫添。且當禘祫時。甚難措置。故議者紛紛。各執其說。無一定之規。但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耳。茲篇歷舉眾議之非。考據翻駁。無堅不破。後段以禘祫之尊。屈久暫。順情變禮。立說雖出一時。遷就然舍此益無可置喙矣。文之昌明醇雅。曲折詳盡。朱晦菴以為人不能及。猶信。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舉進士何待人勸。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不過一人言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愈曰。然律曰。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於過不可不辯。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言。在言不言。微是也。引律文。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陸之類。是也。引律文義二律文俱出曲禮。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非雙字並舉何犯之有問

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非雙字並舉何犯之有問

得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不舉進士

尚得稱個人不得為人當作何物得夫諱始於何時作法

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

子不偏諱二名即言徵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

亦有作諱禮之人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

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曾子學孔子者也於祖嫌名不諱

公偶未檢耳二句言傳習周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

慶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

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

字也治首持平聲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也章表疏

乘機四字音同諸祖廟諱言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

以為觸犯論近代宗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國家所不諱惟明皇諱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

律收上引稽之以國家之典收上文漢諱賀舉進士為可

耶為不可耶已上層層引証翻駁總言賀當凡事父母得如

曾參可以無譏矣曾參上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

孔子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

章句起
卷之二
三十一

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今世之士四字指毀人夫周公孔子

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宦官妾收上官

則是宦官宦官妾之行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文行以周公孔子對看孝於其親以曾參對看已上復把上文所引証之人此論一番痛斥毀賀者與聽其毀者之非

林西仲曰李賀唐皇諸孫字長吉有詩集四卷其父晉肅

亦有才華未能登顯仕賀七歲時晉肅尚在公與皇甫湜

見過命賀賦詩賀作高軒過一首公極贊其為詩無美不

備故勸其舉進士而與賀爭名者因謂賀之父名宜諱公

以欲公置辨亦因與賀有舊識也奈唐俗已成賀之不舉

進士亦禹適裸國袒身而入之意雖知其非不能自解是

篇先按律次引經後據典復以二聖一賢與宦官宦官妾對

看可謂無堅不破究竟在當日無不訾其純糝甚哉欲勝

衆口之難也

章句起
卷之二
三十一

評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問
 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
 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好本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
 夫。好遇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
 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初志非有道之士不能愈
 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
 士乎哉。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言乃婦人之道非
激法也。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

同也。仕原比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

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嚮進之患生曠官之

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志可則蹇六

言隱為仕之事仕守隱之志兩者俱非以一客一主擊動下意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

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

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

然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

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已

言陽子處諫位而不諫不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

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既有言責

聽則當去無有久在位而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

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

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

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

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子陽

若為祿而仕不為行道之計雖仕亦不宜居諫職或曰否

以不辭厚祿激之此段與上段又因首段而推及之

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設為陽子出脫，謂其用心不欲人知其諫歸過于君，所以不諫。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世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不僭賞指權居諫位言朕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子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既為諫官，正欲使人知其諫與大臣宰相不同，駁他使人不得而知句。其意以為待微宰相時，再行此法，未遲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又冷激之又我三句，駁他招其君之過，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可。以導君諱過之罪，激之。

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又設為陽子出脫，言陽子雖仕，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還守不求聞用之道，所以不諫。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命人之不達，窮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

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出此額照黑也二句

務篇云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用其事而顛倒出之耳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

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

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

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

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

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

乎哉此段言聖賢有天之責雖欲自逸不能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

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

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武子名佐按國語單襄公謂齊國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上文層愈曰

層熱駭冷刺令無可解至此自駭以為不宜盡言取怨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指陽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

道指自已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許二句且國

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

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

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解好盡言三

俱責其不諫此段乃望其諫言陽子若怨而不改併善人亦

稱不得何况有道之士激得尤繁舊許謂末後放一着謬甚

林西仲曰按陽城為李鄴侯所薦其始受職史稱諸諫官
 紛紛言事天子厭之而城獨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昌黎
 作論城亦不以屑意其為有待而發無疑及裴延齡進用
 陸贄坐貶罪在不測諸諫官皆結舌城獨毅然以死爭之
 名震天下余以為古今諫官知大計者莫如城蓋國家治
 亂無過任相一節城一言而贄不死延齡不相天下不受
 小人之禍定矣無侯乎多言也是篇與歐陽上范司諫書
 可以為諫官常法而獨不可以律城然段段純用激法筆
 力縱橫無堅不破大有益于舉業宜其家傳而戶誦也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時復為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
 勤荒于嬉業指行成于思毀于隨行指修為隨任其自然不
 方今聖賢相逢聖主治具畢張所以需拔去兇邪登崇俊良
 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求之剗垢磨
 光舍其環疵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已上十句言國
 業精行不遺蓋有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
 患有司之不公四句總承上文言第盡其在無有言未既
 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有年
 章文也

自前番為博士。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

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便於纂言者。必鈎其玄。盡其貪多

務得。細大不捐。遺防有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慮有先

生之業。可謂勤矣。把業勤句。解排異端。攘斥佛老。亂其補苴

罅漏。修其張皇。幽。恥。後。妙。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二

承。補。苴。張。皇。而。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于。既。倒。攘。斥。而。言。其

言。其。有。所。得。而。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于。既。倒。攘。斥。而。言。其

救。有。所。得。而。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于。既。倒。攘。斥。而。言。其

無。涯。周。語。殷。盤。信。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

正。而。能。者。此。等。書。下。逮。莊。騷。太。史。所。錄。漢。書。子。雲。相。如。同

工。異。曲。事。於。經。子。史。發。為。文。章。此。乃。創。寫。法。也。先。生。之。於。文

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以。有。得。於。文。少。始。知。學。勇。於。敢。為

志。長。通。於。方。左。右。具。宜。才。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把。行。成

案。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臺。後。動。輒。得。登

暫。為。御。史。遂。竄。南。粵。州。三。年。博。士。死。不。見。治。其。治。才。爵。之

早。命。與。仇。謀。取。敗。幾。時。所。遇。皆。仇。敵。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

妻。啼。饑。無。以。活。家。頭。童。齒。豁。竟。死。何。禪。能。有。益。於。世。不。知。慮

此。反。教。人。為。不。明。不。公。如。此。是。先。生。為。教。全。不。足。信。矣。先

韋文已

卷之二

二

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音○杗細木為桷音○桷構榑音○榑俦音○俦儒音○儒

椳闈音○椳門音○門楹音○楹櫺音○櫺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音○匠

木有大小玉札音○玉丹砂音○丹赤箭音○赤青芝音○青一者龍芝音○龍牛

溲馬勃敗鼓之皮音○溲三者極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

也音○也醫用藥有貴賤之不同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音○妍卓犖音○卓

傑音○傑道者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音○相宰相用人有巧

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音○卒齒豁頭童荀

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音○廢解上竟死是二儒者

吐辭為經音○吐舉足為法音○舉行成絕類音○行維倫優入聖域音○維其過于

世何如也音○世其必遇如此音○其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音○今

一音○一言雖多而不要其中音○一異端音○異一音○一段音○段支雖奇而不濟於用音○支

沈音○沈浸音○浸醜音○醜行雖脩而不顯於眾音○沈惟業與行不能如二儒音○行自猶且

月費俸錢歲糜廩粟于不知耕婦不知織音○月藉以活家音○藉解上乘

馬從待安坐而食音○馬藉以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音○馬逐隊

士剽竊章句以教人音○士本無他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音○士

茲非其幸與音○茲幸其遇于世音○茲猶愈于二儒音○茲自動而得謗名亦隨

之解上動輒投閒置散乃分之宜音○之言有司亦未有不公不明

若夫商財賄之有無音○若厚薄計班資之崇卑音○若高下忘已量之

處之音○處若夫商財賄之有無音○處厚薄計班資之崇卑音○處高下忘已量之

所稱指前人之瑕疵前人猶前輩暗指執政是所謂詰匠氏

之不以杙為楹杙大柱也楹也而營昌陽引年欲進其豨

也昌陽即菖蒲可以延年豨豨即猪豨主滲泄結語不

林西仲曰首段以進學發端中段句句是駁末段句句是

解前呼後應最為綿密其格調雖本客難解朝答賓戲諸

篇但諸篇都是自疏已長此則把自家許多伎倆許多抑

鬱盡數借他人口中說出而自家却以平心和氣處之看

來無歎老嗟甲之迹其實歎老嗟甲之心無有甚於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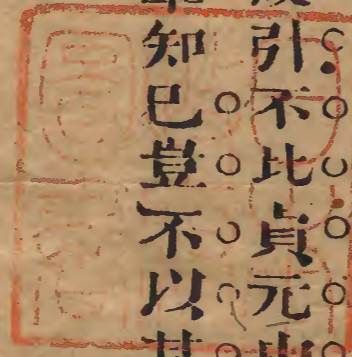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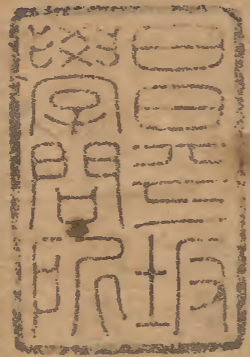
乃送窮之變體也至其文語語作金石聲尤不易及後唐

書本傳公作是篇宰相見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

撰攷元和六七年宰相為權德輿李絳皆有友名自然針

芥相投愛才汲引不比貞元中趙憬輩見三書而漠無一

報也嗚呼文章知己豈不以其氣類哉



韓文起卷之二終

卷之二

四十一

韓文起

| | | | |
|-------|---|-----|-----|
| 館書圖京東 | | | |
| 六 | 三 | 別 | 漢書門 |
| 册 | 號 | 架六函 | 文章類 |

三四

不許帶出

韓文起卷之三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增葉世宸殿

男 沅芷之

淺草文庫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
 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
 則天下喜樂之矣。先引詩序作下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
 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
 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

韓文起

卷之三

一

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一釋謂能長育
效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
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
二釋詩謂所以長育在予之以爵祿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汎載浮。既見君子，
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猶言載之也汎汎者，物也。言君子之於
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
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三釋詩謂所以君長育在無遺才
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
焉。總收上所解三章之意，言在此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

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又引孟子言不
之亦所以此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
自樂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
總結上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權有其幸今天下無
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
邦之職，捨此宜無大者焉。且有其時，已上言宰相今有人
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
歌頌堯舜之道，雜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
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且其甚正其所著皆約六

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有其文又甚正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之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以不得其所而思。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已上言已之材。可以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入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已上言欲自棄。又不洪範曰。即行特來上書之意。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已上引洪範。作案言從古有自進之人。非已上書始也。抑又聞上之

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已上引洪範。作案言從古有自進之人。非已上書始也。抑又聞上之

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已上言上之求下與下之求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囚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

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亦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共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

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閣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固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已上言非常之典，可以策動。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
總收通小子不敢自幸其

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千黥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林西仲曰：通篇大旨，不過謂長育人材，教育英才，乃宰相之責。若已之有學有文，不得其所，正堪造就，以盡古君子為相之道，不必以自進為嫌，可舉則舉，所以招致天下隱逸之士，使知所歸耳。三選於吏部而不得志，擬即東歸，猶斬其庶幾一遇，故惟恐言之不盡，不禁反覆引伸，滔滔汨汨，至此按公三見黜于吏部之後，荅崔立之書云：仕進者，豈捨此無門哉？僕之玉未嘗獻，而足未嘗別，欲潛究風俗。

邊境之得失。致之于吾相。薦之於吾君。等語。早已打點上。書一著。故是書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字樣。無奈其畧不見採。是玉又三獻而足。又三別也。余以公之生平考之。則是書乃在貞元十二年。時陸宣公已罷相。而同平章事者。則趙憬。賈耽。盧邁也。史載賈耽爲相十三年。於安危大事。無有發明。盧邁在位。亦無所表見。趙憬實與裴延齡共陷宣公。真小人之雄者。宜其漠不關情如此。公嘗謂柳子厚不自貴重。余每讀是書。又未嘗不爲公之躒進。惋惜也。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已上敘再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誠急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

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其情誠可悲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心與見書之人。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燕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已上言苦理宜見救。或謂愈于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語語應上文。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

宰相薦聞尚有白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已上言宰相

不可委之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

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

不可乎。已上言宰相尊於節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

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已上言布衣愈於盜與管

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林西仲曰。此單就前書中所云負才不遇處。以蹈水火爲喻。寫得異樣窮迫。異樣懇切。雖使石人聞之亦當下淚末

復以居上位不宜推諉於時。在宰相尤可取必於君。而布衣不至有負於舉三意為異樣。聳動異樣。勸勉以堅其意。筆致跌宕迴繞。真千古無匹矣。

不匹乎。其言不其不。古之為人者。其言必。舉。官無間。然。且。未。出。昔。矣。亦。幸。而。自。白。亦。未。幾。此。豈。異。乎。且。今。前。交。購。察。對。火。劫。樂。營。田。請。小。吏。善。尚。其。自。不。可。委。也。且。今。前。交。購。察。對。火。劫。樂。營。田。請。小。吏。善。尚。其。自。幸。而。自。白。亦。未。幾。此。豈。異。乎。且。今。前。交。購。察。對。火。劫。樂。營。田。請。小。吏。善。尚。其。自。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引周公見賢之專作案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熏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以時而論。以不而有吐握之急。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

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以周公之功而論亦

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

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

公之化者哉就來見之士而論又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

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

意不得於天下之心乃周公猶如此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

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

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推其心若處

知其如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壞

已上言周公急於身賢之功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無多時也輔理承化

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

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賦時變

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

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

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時亦未能其

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

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士未必不如求今雖不能

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

默然而已也。已上言後世宰相之待士雖不問愈之待命四十

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闈人辭焉。惟其昏

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已上自敘

故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

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

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

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無可他往之地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

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

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非欲行故愈每自

進而不知愧焉。書並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言所以求寧

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言所以不

亦惟少垂察焉。再加察賣肩尊威惶恐無已。愈再拜。

林西仲曰。此又因兩次上書不能邀其一盼。單就宰相當

急於求士上立言。又謂士不得志別無所往。山林獨善非

行道者之所能安。欲其加察而薦已也。按會典江陵項氏

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以先達自居。不復

求士。士戴破帽騎蹇驢。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其客者。投其

所為之文。名曰求知已。如是而不問。再如前所為者。名之

日溫券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費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
謁者茲讀昌黎三書似未能脫於弊俗余嘗謂以人事君
者宰相之常職銜鬻于進者士類之醜行若狄梁公不以
桃李自私王子明惜張師德兩及其門使得見此三書反
以為不足重矣况彼碌碌者顧往干寶再三山斗之名以
此安能無減價哉

應科目時與人書

一本與韋舍人

天地之濱大江之濱

天地海也坊本作天地誤濱濱皆水際也

曰有怪物焉

蛟螭之屬

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

異于衆

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

于天不難也

絕好本領可以設施

其不及

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

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間隔也

惜無遇合然所差不多

然其窮涸不能

自致乎水為獫獫之笑者蓋十八九矣

獫獫小獫也亦水際之物十八九言十分有

八九分近之極也

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

勞也遇人提拔亦然是物也負其異于衆也且曰爛死于沙

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得佳立志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
 自然不苟也時眼又不能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
 不可知也摸索而得之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
 一鳴號焉仰首與俛首帖耳相反鳴號庸詎知有力者不哀
 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又不敢輕量
 有提其哀之命也命當得其不哀之命也命當爛泥知其命
 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行止非人所為亦出于命以命自
 全自莊子愈今者實有類于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
 脫化來只點出自閣下其亦憐察之應上哀
 說焉已一句林西仲曰一篇譬喻到底末只點出自已一句人以爲布

局之奇而不知應科目時與人之書分明銜玉求售與鑽
 營囑託相去幾何不得不自占地步若不借喻恐涉誇詡
 其篇中所謂搖尾乞憐罵盡前此應舉之徒營求卑屈如
 向之依人所謂熟視無覩罵盡前此主試諸公黑白混淆
 如盲之辨色矣豈不以輕薄取罪乎按公應科目四舉而
 後成進士卞和之璞被別數獻其心甚苦且恐落筆必有
 許多干碍故出于此非以譬喻見奇也其行文全學莊子
 人都不覺

人。情。不。覺。
持。之。干。取。出。干。此。非。以。警。然。只。音。也。其。許。文。全。學。源。三。
發。新。士。才。味。之。難。好。限。其。心。甚。苦。且。恐。筆。必。百。
收。百。之。獲。乎。矣。豈。不。以。彈。黃。短。罪。年。對。公。懸。梓。目。四。舉。而。
自。一。於。人。而。謂。燕。應。燕。跡。豈。前。此。主。始。清。公。黑。白。馬。豕。
其。中。而。謂。辭。學。子。對。豈。盡。前。此。懸。舉。之。費。營。來。早。風。使。
其。中。而。謂。辭。學。子。對。豈。盡。前。此。懸。舉。之。費。營。來。早。風。使。
其。中。而。謂。辭。學。子。對。豈。盡。前。此。懸。舉。之。費。營。來。早。風。使。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仕進之途明知動。不。得。時。顛。頓。狼。
狽。失。其。所。操。持。棄其困。不。知。變。困窮故而求以。至。辱。於。再。三。
屢見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不足足。
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振。援。古。昔。辭。
義。高。遠。且。進。且。勸。敘來歷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
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深謝然。尚。有。似。不。相。曉。者。
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丈夫尚有大
已而。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言所以答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

亦

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

止為行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

之不唯為人耳兼為得祿計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

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

相示僕以為可其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

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率意求舉進士遲遲聞吏

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

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文與試於禮部無異乃

可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

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

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

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

焉在道求試博學宏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

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亦無甚異夫所謂博學者豈

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原算不得

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

進於是選皆學果博而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必不

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

必見黜即應試亦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

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

之憂樂哉即終身不仕亦不以此日之得失為故凡僕之汲

汲於進者指現前應其小得蓋欲以具表葛養窮孤應上利

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應上為人句二者其

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其他另有一副大本領

下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埃工人之剖然後見知

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為病且無使勅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

意厚也述來書之言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

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

固未嘗別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猶言我的大本領尚未方

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

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

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障一

當其一面也是夫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

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

垂之於無窮詠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丈夫著書以

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

五

韓文起

卷之三

十五

二者自計已熟不待人而後知亦不必又所謂勅者果誰哉

以此獻而受刑也○答他獄玉兩刑句○無使勅者再剋句

再剋之刑信如何也○二本侯在今日必無使勅者再剋句

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應篇首發于

林西仲曰公應博學宏詞之選兩番見黜則當日主司之

眼力與得選者之伎倆何待再問崔斯立貞元四年進士

乃公之先輩謂仕進之門非得主司賞識無以自見欲其

圖再舉以俟知音所以慰之亦以勉之也公乃謂應舉之

文可不學而能博學宏詞其文類俳優實可羞恥或四舉

而後成或兩試而不就皆非文章之罪何必藉此以求知

於俗眼然前此所以求試之故不過為貧而仕與有利於

人已耳其實自家尚有兩副本領出則行道處則著書

揣摩業已成熟無不可以自見於天下者不在主司之賞

識不賞識也文之反覆曲折總緣失意時有激而發遂覺

勁悍之氣沛然莫禦耳

韓文起

卷之三

十五

上考功崔虞部書李漢集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逃固

不識仕進之門這件事原有個門稍知自當迺與羣士爭名

競得失應博學宏詞科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離

童昏實知之人皆知其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

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

行能無可取不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

能以充其數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

於人與人進退於天下士不人之廢耳任目但耳聞其名而

庶要目前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文章是華鑽營是

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實刺黜者

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言得者必

有在歷或說是情面或說是賄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者必

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為家幾人此及執事

既上名之後列其名而三人之中其二入者固所傳聞矣華

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又得美官時之其一入者則

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時之所不如是則

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應上時之莫可

矣既得復失之故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

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有謬為今相

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

室嘯歌古人前成進士不由推轂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

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鑽營關節可以通神

做不得主古今通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趨時

者一以求合欲學為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儼焉

而不終日不能趨時以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

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生性已定雖欲效時人

言生性已定雖欲效時人

言生性已定雖欲效時人

所以不為時。又常念古之人曰：已進今之人曰：已退。就事業功

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

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

不忘也。所以謂之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

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

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忘。所以

日已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

哉？應上四十行之以不息應上老而平要之以至死，應上死而

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之德，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世。

之用此自遺。雖有不得其所，得已且以為知己者之報。有所

而不相負，即執事以為何如哉？其信然否也？此立定脚跟終

所以報處。執事以為何如哉？其信然否也？身以之全在事

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難過日耳斯道未喪，天命不其豈哉？

殆哉！豈遂困哉？將來亦未必不得於今，不得於身之理，即

道遭道句，天命恨上天竟如何？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

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

以見知爾。摸索而得與廢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記

其私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
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不以書進
○敘上書

林西仲曰。崔虞部名鵬。此昌黎應吏部考博學宏詞科。受知於崔。復為中書所黜之贖也。初言以已不合時態。本不當應考。徒辱崔公。見知。究難弋獲。復言諸應考而得者。皆有來歷。人人早知其弊。是仕進一途。原可由人鑽刺。併平日言天言命。皆不足信。憤懣極矣。隨言自己賦性必不可改。縱學時人干謁。諛佞猶畫虎不成。徒勞何益。凡以古
今人事業功德互較。一番覺今人伎倆一文不值。寧終身不仕。亦不肯棄古而趨時。又况年齒尚少。熱過日下。困乏將來。亦未必不遇耶。語語悲中帶壯。並無片言求援。坊評竟有惜其貶節。余誠不知其何故也。

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

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所得者。僅至于禮樂之名數。

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

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僕雖

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未通此。所以可耻。今幸不為時所用。

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是自強。猶將愈。

于汲汲于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

也。欲計個大便宜。故反以不用于時為幸。而懼足下以吾退。

歸。因謂我不復能自顧。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

未始不為進。有為大賢。而眾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此朝

老而已。已上自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

言。所以退歸之事。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

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謝其相念。

林西仲曰。侯繼與公同年進士。不得留京而去。寄書與公。

嗣公三求試于吏部。而輒見黜。三上書于宰相。而不見收。

決意東歸。作此以答之也。諺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

讀書。蓋平日所以求仕進者。皆筭不得。實落學問。若一人

宦途。朝夕役役。虛度一生。甚覺可惜。此書悲中帶壯。較之

上宰相三篇。生色多矣。余四十解組。又值閩變。籍家無以

為生但得縱讀古人書頗有解會未嘗不私自幸今老矣
每讀是篇輒為起舞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辟為節度在使院中有小吏

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

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恐其廢事

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前所以不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

不能左傳定公五年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

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

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今所以上凡執事之

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而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

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原不在此下之事

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

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

怨於下矣承上能相安之法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

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

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

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

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又承上即面行之

事也可以此言進以張公既賢已又受知愈蒙幸於執事其

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

入盡辰而退不必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九月至

亦不必有別異亦不廢事公私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

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假寬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待加執事

之使人不在其性而能有容如此使不執事之欲成人之名

如此使足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蒙幸又將曰韓愈之識其

所依歸也如此承上韓愈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下有

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不晨入夜歸則死於

執事之門無悔也已上言得所請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

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

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與上五如韓愈

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與上三如苟如是雖曰受千

金之賜富之一歲九遷其官貴之恩感則有之矣將以稱於

天下曰知已知已則未也知已乃逢人輒稱噴噴不置

已所以自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憑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

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武節度使表畧觀察推官晉卒公從喪出不四日而泝軍

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于徐州建封辟府推官蓋

因與公同里先知公之賢且有舊好故也篇中所云識所

依歸又云厚于故舊及哀其窮收之而已等語皆是當年

實落苦景觀新書本傳及李翱薦所知于徐州書則知公

依建封始末矣晨入夜歸為辦事府中計九月至二月終

冬春之交其事尤煩此亦向來故事非出于建封所勅公

意欲建封加禮相待故于書中上半段以非已所能說入

分出好利好義流品下半段句句照應一氣卷舒覺丰骨

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苦心亦有

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問開口論

議其安能有以合乎本性不能得僕在京師八九年無所取

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

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向來曾苦今年加長

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這一副老面皮一番窮計

也應上家本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

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

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忘者又加少而欲上聞

欲求知愛不相忘者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無事

絕少是外無所從也應上持僕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

有如子者乎必不能得此於時人已上言不自堯舜已來

士有不遇者乎無也未必全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處

其所可樂哉安能獨無干求以成其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

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力不足故不能自結勢不便故僕於此

豈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

依張徐州毫不見用明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

於僕也有大相相知之人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

有惠處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其實多有不相諒處雖有

韓文起

卷之三

三

小惠不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言在

足言也徐州實出於萬不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

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至無所往而終於窮不暇

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李亦家貧無可依託將來不能及

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難處苦境非身歷者不知其孔子

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惟此能

汗處其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乃有簞食瓢飲足以不

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雖不遇而內有所若僕無所依

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所以不

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慎所依歸勿使

位已上根上文猶有不知句痛發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

苦境不可告人併戒勸當自為計意字應篇首意字欲問其將

日權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來所以自處之意也坊本為

下句并以自解愈再拜

林西仲曰公依張建封受辟為府推官頗感其恩然相待

之情尚有許多不相諒處如欲公晨入夜歸公會上書所

謂感恩而非知已蓋可見矣李翱曾薦公於建封謂公豪

傑之士自有天下數百年無如公者以不得用為建封世

如此豈足以久稽天下士乎故勸公捨去入京求用自是

卷之三

卷之三

三十一

正論但公不遇之後內無所資外無所從而素性與世齟齬回思入京滋味業已備嘗甘苦無計支持其所以暫息乎此者實非得已英雄失路徒自責而自悲所以反覆嗟嘆似有段落而無段落但覺句句是淚耳翺之處困與公約略相同觀公與馮宿論文曾謂翺家貧多事茲又以慎所之為戒蓋言不遇之士依託甚難不特一人為然想翺此日尚未佐浙東李遜為協律郎耳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箴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力為二字與一篇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於今久眼相僕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得於今人必不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待似古人又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埃知者知其非遇知已不足與言不可計及世用昔楊子雲著大位人皆笑之子雲之言

章文也

卷之三

三

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引不求世

証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後世亦無其時桓

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

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當時雖有知又其弟子侯龍頗知

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

果何如耳其門下士雖知又不以此而言作者不祗人之知

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

豈不謂然乎已上言為文只當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

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情其不能力張籍者年長於

朝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

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以孤高

名又惜其久不談以無可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而無所學

不能力為之難應上古人故復發憤一道發憤二字

林西仲曰文章一道寸心千古伊誰知之若謂不能得之

今人即可期之後世亦不知自有文字以來作者凡幾其

得所傳之文則寥寥可數蓋無以自見於一時勢必散佚

銷沉後世雖有知音從何得而寓目此其中蓋有幸不幸

焉是書大意謂文即可傳恐後世未必再得一如我者而

車之

卷之三

三

知之然我總不問人之知不知只論文之至不至想公當
日盛名之下必有所恃以必傳者但恨從學之人如李翱
張籍皆不能力為之以幾古人甚覺寡侶此外更無可與
言者適馮宿為張徐州掌書記以初筮賦請正故因一時
發憤遂不覺盡底洩露耳惟是力為此道不計利害不顧
毀譽方可底於成而馮宿嗣為主試時見劉蕡制策語侵
宦官擯不敢取仕路進退瞻顧如此則其為文章可知恐
未可與言古人也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
敘來書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諭以所守幸甚謝其
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言答書未
齊王好竽有求仕于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
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其言有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
呂言有所本皆自於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難工
如王不好何言其所操者不是所謂工于瑟而不工于求齊也
引喻為斷今舉進士于此世求利祿行道于此世而為文必
以起正意

摩文也

卷之三

三十一

使一世之人不好如何不能通曉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與
 引喻文誠工不利于求語雖高旨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
 子必爾為不也必不知自友怒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
 皆有意于不肖者也不辭讓遂盡言之應上吐惟吾子諒
 察愈白

林西仲曰按陳商字述聖陳宣帝五世孫登進士官秘書
 監唐志有集十七卷李長吉作詩贈之云學為堯舜文時
 人責衰偶以長吉之荒誕險怪猶言其如此則其文不為
 時人所好可知昌黎自言為文怪怪奇奇得其來書三四

讀尚不能通曉想其當日欲求勝人因有此一種艱深文
 字也篇中以操瑟描寫為喻立意最深如言能使鬼神上
 下也乃鬼神無形與聲其上下是誰聞見如言合軒轅氏
 之律呂也乃軒轅世代荒遠其律呂何處比方猶俗所謂
 沒處討照會自家瞞自家寫得好奇求勝之人異樣好笑
 然與馮宿論文以不求知為貴此又以人不好為病語似
 有異但此提出求利祿行道于斯世本與馮宿欲為古人
 之文不同蓋唐人既成進士之後高位顯秩無不以文章
 由吏部而進觀張童子序便知不比近世偶中制科便束

田文清而無賺取童于氣財不其哉哉中儲拜勇來
 之文不同蓋書人如如垂士女於高台懸拜不以文章
 官異世為異出末味漸行單于惟世本與語言為古人
 其與世言備文以不味味為貴此又以人不夜為漸語
 受與世言會白寒幽自寒豈豈致音末刻之入異漸致
 之漸與世言神神世升業表其幹出何與世言谷西
 不世以浪師遊世與世其士不其非聞良以言合神神
 字世高中以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若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下知足下之懸懸于吾也
 相同三句各以事牽不可合併所以其于人人非足下之
 通篇唱頭各以事牽不可合併所以其于人人非足下之
 為見而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惟不樂吾言之而聽
 者誰歎吾倡之而和者誰歎言無聽也倡無和也獨行而無
 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又言所以足下
 才高氣清知自重而不行古游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
 右無違足下之用心難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持據混混
 與世相濁處今世不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得如此足下
 幸之也

之道其使吾悲也。惟可悲故懸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

無所于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于符離雖

上依張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焉

府推官不能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予樂也與足下終幸

矣行其所志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予樂也與足下終幸

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習之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

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來可見自彼至

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遠涉不

林西仲曰人生知己最難相遇即相遇亦不能同在一方

若同在貧賤寥落尤可悲也公詩與東野倡和聯句最多

曾謂東野願化為雲龍上下四方相逐則其交情非他人

可比矣攷公少東野十六歲想定交在先翺籍二人乃兩

家姻戚因而受學于公其送東野序亦帶敘二人在內蓋

以此也張徐州非知公者其從事皆碌碌輩益難與為伍

江湖之樂有激而談細讀是書自見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謝來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誇之
 而欲其至于是歟。不敢當。不敢當。謙一總其中擇其一二近似
 者而竊取之。則于交友忠而不反于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
 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
 擇書中近似者。再一謙讓。至于汲汲于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
 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又謙讓始相
 識時。方甚貧。衣食于人。其後相見于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
 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

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實未嘗汲其所不忘

于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亦不敢遽以

已上答他汲汲于富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

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恆君子得福為恆而小人得福為

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

可也以理之不言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

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

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以力之所

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于道足下徵前世而

言之則知矣前世為善而若曰以道德為已任窮通之

來不接吾心則可也已上徵他命之窮通自我為之二句窮

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

不能足下喜吾復脫禍亂指建封卒後軍亂公不當安安而

居遲遲而來也欲其

林西仲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乃惠迪從逆之說所以垂

教則可其實古今來為善為惡每有許多幸不幸處篇中

所謂存乎已存乎天存乎人自是不易之論王陽明先生

云若為善而無報便當為惡耶卽是以道德為已任窮通

孝之五

卷之三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之來不接吾心之意此書疑公為徐州從事辭去之後窮
 居無聊適張建封卒軍亂殺府佐鄭通誠奉建封子愔為
 留後而公又得飄然事外時衛大受作書慰之其大意以
 命之窮通自我為之若公之德義既優其汲汲富貴以救
 世為事自當脫於禍亂者故答之如此

與陳給事書

愈之獲見于閣下有年矣原是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且曾

貧賤也衣食于奔走不得朝夕繼見此時陳公位尚未尊再

提出貧賤其後閣下位益尊唐制給事中制物有不便者

也三字可憐其後閣下位益尊唐制給事中制物有不便者

常由是拜相非如今世之給事中伺候于門墻者日益進此

也故曰位尊三字是一篇眼目伺候于門墻者日益進此

如蠅營如蟻夫位益尊則賤者曰隔分所伺候于門墻者日

慕可厭可厭夫位益尊則賤者曰隔分所伺候于門墻者日

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境遇既易于棄人愈也道不加修而

文日益有名無實行而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君子不得于

賢者坐陳身上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又不足始之以日

下文方不得手

韓文起

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

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合而論之。勢不能。去年春。亦嘗一

進謁于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倍初相見時。屬乎其

言。若閱其窮也。屬不斷也。有故。退而喜也。以告于人。以為榮

頭。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待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

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思也。邈貌同。輕視。情平

其言。若不接其情也。情靜也。言不屬矣。退而懼也。不敢復

進。恐取罪。今乃釋然。悟翻然。悔曰。進為悔。其邈也。乃所

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念其輕已。其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

意。當再進而後言之。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

所以。自陳不得繼見之故。不繼見。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

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

皆有楷字。注字處。急于自解。而謝不能。埃更寫。固不能待。故

賦序如何。謝得。罪支離得好笑。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此禮可畧。則前

皆可。愈恐懼再拜。畧矣。

林西仲曰。唐制給事中位最尊。凡制勅有不便者。即於黃

紙後批之。謂之批勅。往往由是拜相。非如今世之給事中。

儘與御史同作言官已也。此書當在貞元十七年。公自洛

三

陽入都。尚未調國子監四門博士。故不自敘職銜。其所云。去年春進謁之說。乃十五年冬。為張建封朝正京師。抵春。猶在京師無疑。舊譜載十九年誤也。獨怪公見給事有素。又會荷其吹噓。何至後此絕無一字相通。且兩年之間。兩番進謁。換出兩樣面目。乎大約交道惡薄。始合終離。總為升沉異路。其當久不得見。而忽見也。欲賣弄其置身之榮。故特粧出故人之戀。及其既見未久而再求見也。欲杜絕其干澤之望。故預示以陌路之情。此古今仕途常態。篇首提出始字。轉出其後兩字。又再提出去年春。轉出其後兩

字。而以位益尊三字。做個前後眼目。則親疎厚薄。判若兩人。肺腑如見矣。奈公已挈家累抵京。又圖仕進。不能引去。必不敢恣絕。招尤。因想出一個不得繼見的話。自為引咎。且代他回護。而以賦序為獻。其實文章不堪。喚着不繼見。正其歡幸。以熱眼對人。冷面自知。扯淡之極。無可奈何。只得如此支離附會也。人止賞其結構之工。而不知其握筆時。淚落如雨耳。悲哉。舊本或載陳給事名京。按京字慶復。大曆元年進士。由考功郎中拜給事。當貞元初。盧杞遇赦。德宗欲用為饒州刺史。能以死爭。則為給事。當在前十數

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所言焉

耳出之於口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

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亦以疑孟子者見疑如然從而化者

亦有矣不待聞而疑者又有倍焉有可無頑然不入者親以

言論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無有書全為此而止

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真非憚勞已上言非二然有一說化

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來世不能

得要著書但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

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學未至則請待五六十然

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已上言若者書亦不吾子又譏吾與人

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原非此之酒色不有

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亦同在此戲若商論不

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以如

壘基勝獨孤申叔得畫之類此其也俟相見薄晚須到公

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林西仲曰排二氏原非易事公以此自任少不得與人辯

難至彼此相訾之後自然求伸其說不能下氣若遇一班

頑冥無識之人嘲侮狎至又不得不以無實駁雜之說應

韓文公集卷之三

之皆公當日無可奈何實景也若著有書使人自悟省却
無數葛藤故張籍以此為請但孟子闢楊墨亦是口宣所
以時人有好辯之稱及後世書傳而楊墨之道始息即欲
善書亦祇為來世計又恐一時學力未至不能不留為有
待又公當日無可奈何苦心也究竟著書別有許多干碍
處此時尚未說出以答籍第二書參看則知之矣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
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後其源導其所歸慨其
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謙言來書之意期之過重
已不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叙復書昔者聖人之作
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辭多微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
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以所筆削
事恐有觸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皆君相不出
忌取罪故何妙吾豈敢昌言排之哉與上文深其釋其可語者誨之猶

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我何有非慮患之道
 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
 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
 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
 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又承上文
 與吾悖何言聖人亦不能獨為書若我可語者時
 為書而無流守之必不能存為之何益今夫二氏行乎中土
 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
 禁也吾道久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

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
 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
 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
 敢也道統絕續較之孔孟楊雄尤難為力即為書亦不當
 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
 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
 為之未失也若將來能行道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
 吾之命不可期等不到如欲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六五
 死何故不俟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

章句起

卷之三

四十二

其何遠哉。成於吾所為哉。言為善但有所待非竟不為。言未

之。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

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

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

名。後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辯

也。有矣。答前書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

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

武不能也。惡害乎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答前書孟君將有

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孟東野欲往南故遂愈再拜

林西仲曰。張籍勸公著書明道。以闢二氏。前既答矣。此乃

籍再與書而公再答之也。意謂二氏為今時君相所宗。若

作書排之。必攫時忌而取禍。非孔子作春秋慮患之道。是

欲為書而有所不敢也。孔子雖窮幸有徒以守其書。今擇

其可與語者。猶不能無悖如此。即成書無與為守。可知既

無與為守。則後日不能存。亦可知。是欲為書而有所不必

也。道統之絕續。視平時之久暫。而救正之難易。分焉。二氏

之行。中土已久。救正吾道之語。必當斟酌無弊。然後可以

傳之。永久是欲為書而有所不易也。况得位可以行道而

言文已 卷之三 四十三

化今不得位方思著書而傳後天意不可知吾年尙未老
後後來之遇合何如而後矣是當為書與不必為書而有
所不可定也若奸勝之故乃以明道而有所不得已駁難
之語無害於道而有所不待戒亦本前書所答之意而引
伸之耳他日原道一篇即是所以為書關二氏者此篇簡
以楊雄與孔孟並稱至原道則單稱孔孟謂荀揚擇不精
而語不詳即其斟酌至當處豈公之學亦有與年俱進者
乎文中以道自任以天自信其一限持世苦衷此朱晦菴
所以稱為豪傑之士也

答嶺秀才書

愈自愈少駑怯于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
世多齟齬不能見于世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于文學
木出于學不得其術之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于空
言而不適于實用又重以自廢中輟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
老而智愈困以樹立今又以罪黜于朝廷遠幸蠻縣山愁憂
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性命且不可知文章至
所學之無益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
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

章之起 卷之三 四十四

卓文走 卷之三 四十五

以鈞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于甲科秀才試方畧策五

置甲科合奏則為屈故曰今乃乘不測之舟人無入之地以

萬一皆適于實用而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不

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不

道途險僻舍有用而求無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

用甚為失策下語冷甚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

而不膠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

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于左右哉以情理

以塞其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總收前

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不敢以已之無益害人之有益

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賈急已上言不塔以文章之故

業懇請細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今反書住虛歸

幸勿責備下語亦冷

林西仲曰竇生間關遠涉請問文章昌黎始終不說一字

何其不情至此但文章一道原不易言攷公平日與人論

文其最詳者莫如李翊一書始嘉其下而恭末又稱其不

志乎利所以娓娓言之而不厭也是書所云足下年少才

俊詞雅氣銳則其為人恃才負氣可知其志在利祿亦可

知矣想當日所問必應時之文又昌黎平日所謂下筆令

人慙者故自言所學不得其術無濟實用而竇生寸管尺

筆之已 卷之三 四十五

筆之已 卷之三 四十五

韓文起
紙可以立致爵位科目原不待答此因人而教非獨于此
生有所靳也細讀當自得之竇生坊本或作名存亮附載
以備參考

韓文起卷之三終

爲人求薦書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
下乘也本不足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
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趨逸之足也必無見以某在公之宇下
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
廐者也便子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
耳爲不足重輕之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其
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
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惟知之始肯薦昔人有鬻馬不售也

韓文起

卷之三

四十一

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原不待才
分贊賞所獲已多。單言伯樂某與執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林西仲曰：此為人代筆之書。想其人與所求之人必有平生之素。且頗有所長。可以造就。故求其薦。絕不作邀恩語。止以知人之明。坐他身上。使他自己推擇。末但言畧加顧盼。便可為進身之階。不敢過求。正見薦者之言有足重。蓋尊之至。所以望之切也。文之蒼勁處甚類國策。

韓文起卷之四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婿葉世宸殿紫
男 沅芷之 全校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
為之前焉。身彰其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
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名傳其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
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殷然而千百

韓文起

載乃一相遇焉疎豈上之人無可援于下之人無可推歎之求
 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上不可解其故在下之人
 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
 戚戚之窮不能享大盛位無赫赫之光不能垂休是二人者
 之所為皆過也負才負貴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非無
 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非無愈之誦此
 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原不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
 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墮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
 所謂其人哉可以垂休光即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

獲禮於門下者未聞有焉豈求之而未得耶或無將志存乎
 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或求何其宜聞而
 久不聞也應有而偏無似不可解愈雖不材其自處不
 敢後於恒人人曾以其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
 隗始郭隗答燕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
 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甚難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
 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是負其位
 其下矣士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此輩原不顧後之傳
 復何望哉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此輩原不顧後之傳
 聞於人句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章之也

人最難得既得而不能干永無可干者謹獻舊所為文一平

矣已上自言當通知獲禮於襄陽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已之人品愈再拜

林西仲曰玩芻米僕賃之資是悉等句乃寒羶處窮乏時

求于頔之顧恤即答李翱書所謂曰求於人以度時月之

說非如上宰相諸書望其薦拔者也但丐貸之言最易漲

於猥鄙是書以先達後進相資為用二意平提占却謙多

地步因側入襄陽負天下之望必應得士舜動一番隨引

郭隗自請之語明已得入襄陽之門可為收羅國士之階

則自薦不嫌於賣弄末以不聽所請反收上文其

位不肯顧其下乃曰志存乎立功事專乎報主徒自歎命

之窮則失望亦不流於輕薄看來無限濼迴曲折只成得

一片文字可謂善於丐貸者矣惟是于頔為襄陽大都督

欲專漢南驕蹇不法卒以八朝坐其子敏殺人失位自囚

死諡為厲則垂休光煊後世恐非後進之士所能為之傳

也以公之賢乃不擇人而求恤如此豈非貧之能累人哉

可歎也已

朝之為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又以所好之得惟是鄙

之為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力而極言之

鈍不通曉于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

悔其初心益錯走路頭為恨髮禿齒豁不見知已今竟未

遇一起下有千鈞之力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

言不書于傳記善不如何言之齊相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

幸遇聽之之力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識者

而振之之力易得不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

與能之願人哀窮而悼屈有振人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一在

方行之既效貞元五年為今者人守內職為朝廷大臣可有

順宗立擢兵部侍郎當天子新即位汲汲于理化之日憲出

言舉事安必施設又當可以行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

力復齊叔寧戚之歌酸明之言不發于左右則後而失其

時矣後知已難遇若當而錯過以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

所明白事業奮發乎文章者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

璞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于口而聽于耳也南行詩乃往

謂因厄悲愁無所告語欲以時俗如賜覽觀亦有可采是在

者于贖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林西仲曰不通曉時事一語誤了古今多少英雄其所謂

者于贖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林西仲曰不通曉時事一語誤了古今多少英雄其所謂

者于贖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者于贖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者于贖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者于贖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者于贖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者于贖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者于贖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通曉者在于有趨時之才逢時之智成个巧宦榮樂終身
於匡君濟時之事無涉所以書中說過又說自憐自悼自
悔而已若究窮經傳訓義句讀磨乎事業奮發乎文章
方是匡君濟時妙手遇明君察相繼可設施不然世無知
已于仕路中一點用不著也再把簡編所存說得如許奇
奧以明自己事業文章皆從此出何等抱負然後以寧戚
驥明之一得尚可以邀知音處轉入李公之能薦已而以
詩文為獻欲其不以尋常見待使得展其事業文章也于
求中絕無乞憐之態但李與為人忘刻專利宜其不省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
于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華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識之論
中矣氣初聞中丞之賢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到京師
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間其至馳往省之間無恙亦不
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
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
復有如古人者于今忽有之叙盡聞中丞之賢退自悲不
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立不能自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

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奉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

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其不能自致

之門為悲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

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俗輩與上

人字面轉入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

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

所愚當今盲於心者皆是又馬盡天下若籍自謂獨盲於日

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

死實欲吐出心中平生所見聞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非以

招致之於門也自身不小籍又善於古詩便其心不以

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

而聽之未必不如彈六竹彈絲鼓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

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並乎若得致中丞之

下事之外又別有以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

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

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

盲之視其恩之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又得以見用於中丞

疾為望此閣下裁之度之籍慙視再拜

寓書本旨

韓文忠

林西仲曰張籍在長安為太常寺太祝貧且患眼聞李遜
 在浙東欲往干之苦於路遙難達此書乃代求中丞備舟
 車至長安迎致浙東為從事俾得瞻家而療疾也先叙中
 丞之賢次說自己之能作數折而下且把俗輩與行古道
 並講盲於心與盲於目並講不但抹煞天下人自高位置
 見得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即是俗士相士以貌相馬以
 皮者即是俗眼欲其不以盲而棄耳至善於古詩一假言
 盲者有盲之用無事之時亦可効聲音之娛不至虛糜
 餼末以報恩語作結極其淋漓懇至讀之覺哀音動人按

李遜字友道以衢州刺史政最權浙東觀察使停閩衝三
 十年長戌為政抑強植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篇首
 極贊其賢非諛語也坊本俱載李吳考李吳本傳並未任
 浙東觀察不知傳訛始於何人遂致沿襲至今殊可歎恨
 協律郎與太祝俱屬太常寺掌和律呂李翱後歷官至山
 南東道節度使非終于此張籍患眼乃一時之疾其後歷
 官至國子監司業亦非以盲終也初學者皆不可不知

南坡志林卷之四
東坡志林卷之四
東坡志林卷之四
東坡志林卷之四
東坡志林卷之四
東坡志林卷之四
東坡志林卷之四
東坡志林卷之四
東坡志林卷之四
東坡志林卷之四

與少室李拾遺書

李本作外集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論拾遺公。詔河南尹杜兼切諭起之。朝廷之士引領。

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人望所歸。只在拾遺公疾起應

詔。虛敘作引。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

聞。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

寬大之政。幽閭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

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君明臣良。太加。又有非人力

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繫。擒劉

彊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王承宗獻其有一事未

就正自視若不成人諸道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待

出天眷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

而享之斯無時矣時不可失士君子應上朝廷之士昔者

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迹接于諸侯之國即可為之

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遇不可為之時

應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恣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

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頃刻以冀真能為

不可不疾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

起應詔河南必繼以行尹必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

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若起而不疾則

把他高尚之心倒換作貪欲之行純用激法妙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

遺公儻不為起使眾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公而使天

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

為細若終于不起則貽害于人者甚多把必望審察而遠

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必一一打算過求其不與仁

愈再拜林西仲曰按史元和元年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渤

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註云嵩山東曰太

室西曰少室在河南府登封縣此書疑四年又詔河南尹
 再切論之必欲其應詔公適以博士分司東都會與樊宗
 師盧仝往謁因其復不起故又貽之以書也始言衆望之
 殷世運之隆以動之繼言其當起又不可不疾起以促之
 因言起而不疾有累於已與終於不起有病於人以激之
 嗣公有詩寄盧仝云少室山人索高價兩以諫官徵不起
 實有不滿於渤也時盧坦亦有一書與渤語意渾蓄別是
 一樣勸勉雖不及公之諄切至論及今人奔分寸之祿走
 絲毫之利如羣蟻之附腥羶聚蛾之投燭火取不為醜貪
 不避死等語把千古求仕行徑盡情繪出為渤增價可謂
 快談但渤應詔之後至十四年為庫部員外郎奉使陳許
 還言渭南諸縣人多流亡皆由聚斂之臣以逃戶稅攤於
 比隣所致乞降詔書禁絕執政惡之遂謝病歸是服官而
 不得盡其言反不如終其身於少室矣噫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名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在功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所以本深而末茂以樹形大而聲宏以樂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者文為言之精氣所以載言而出其昭晰者無疑其心明白優游者有餘其行辭之不揜如此昭晰者無疑以為成人以五官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有疑無餘皆謂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于愈者亦以是對此外無第二副本領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贊其謙謙然若不足而以上論為文之法愈又敢有愛于言乎教來書抑所能

韓文起

卷之四

二

親厚盡在左右者耶明知崔之心不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

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

小用人情便不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乃

能堪故言之敬重之意非以怨天尤人之徒相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

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

千百人非不多相與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相與

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

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得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

善而於已已厚難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

如此別黑白亦皆平平無奇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

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

崔君一人出羣拔萃除崔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

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

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

僕何從而得之也以得交出於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

自步耶言不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

黑於胸中耳言不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

知亦疑也其言蓋有全德而與已交情又比亦有人說

其言蓋有全德而與已交情又比亦有人說

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

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交貴如清河者崔之名人無賢

愚無不說矣善哉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其不分賢愚而

善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

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

於稻也梁也膾也魚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

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已上言崔之醫王持已所自古賢者

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自勤小處得又見賢者恒不遇

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

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多不地貪其報不

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

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此二者在天人固有

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固是人也猶有好

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與人

異心理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人即莊子所謂人之小况又時

有兼得者耶若都不省記又有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惟自勉

而已已上因崔不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東都轉

得上位以天慰勉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東都轉

困窮甚無以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惟歸隱一着近

困窮甚無以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惟歸隱一着近

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車頰也目視昏花尋常

聞便不分人顏色八尺曰尋倍尋日常言至近也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

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疆早

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死生壽夭不可知以此忽忽思與足

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欲以身後足下何兒女相托

因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以可

相見僕不可去矣不能往宣州相訪已上言已之窮困早道懷

無以自存及旋死三衰欲與崔相見以慰相念收上賢者不遇項之天意無限感慨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

再拜

林西仲曰賢才不得位因致屈身於幕府洵有志者之所

悲恨崔君之為宣州判官寄人籬下與公拓落一官同在

苦境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能無蹙蹙於中乎書中先作寬

慰之語正所以道其悲恨也次言朋友中雖有千百人惟

崔君最賢與已相與最深痛敘一番因以世人之賢否食

報件件倒置求其故而不得無可奈何乃舉而問諸不可

知之天在崔君猶可以自勉而已之困窮將老為不遇之

人為無以自存之人為雖得卑位則旋以死之人而已欲

圖一晤知已以述其懷總因舉世無可告語之故尤抑鬱

無聊之極矣。看他每段中，具無數曲折感慨淋漓，能令千古失意人讀之，傷心欲絕。

答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是其所與者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于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于是知吾子非庸眾人，惟其平日不輕與，可決其所與之必賢。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不可再得。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以其相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宛如十年前，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見其所與者之賢，又甚矣。子

之心有似于吾元賓也用心似元賓則文亦似元賓可貴子

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于此琢雕

偶之類言述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自當以古文

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孔子道讀吾

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應上將復有深于是者與吾子樂之

道中有許况其外之文乎到此際而為文自然不以琢雕

林西仲曰李生名師錫以文章求正盛稱昌黎之為文不

選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于此誠有志于古者也昌

黎贊其文章先從故友李元賓所與處決其為人再就文

之佳處得其用心知其不但可與言文併可與言道矣因

述其來書之意告以文為載道之器欲與其樂乎此乃深

許之辭篇中雖有許多曲折却只是兩段話頭雖分兩段

却只是一氣貫注也坊本割裂可笑更按秀才科第最高

如晉李密既舉孝廉又舉秀才足也唐朝或行或廢天寶

初禮部侍郎韋陟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

舉選並停凡稱秀才者皆指此非如後世學校中生員便

稱秀才也餘但稱某生而已觀尉遲生胡生之類便見此

亦不可不知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指以文既荷厚賜且

愧其誠然指書中以接後輩之名相屬言幸甚幸甚敘來凡舉進士者於先

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

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

後輩名名之所有謗之所歸也有名必取忌所以謂之不幸有來問者不

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一篇

愈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

其意不師其辭要得其大旨所在又問曰文宜易宜難用力結構曰難信筆直書

本

卷之四

十一

車文起

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以理之不如是而已誠謂以

不過非固關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已上言不過一問一答夫

百物邪文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

之夫文豈異於是乎為文亦貴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為之最以異於人之所然則用功深

者以古聖賢其收名也遠後世得傳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

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用功不足家中

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

豈異於是乎愛非常之物人情皆然宜後世今後進之為

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以用

者收上文三問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徒出

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自由也能者為文起手必出

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補一句方用則必尚其能者能

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樹立文自有文字來誰不

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心其能者也世之傳句顧常以此為說

耳已上言與後進言皆用此愈於足下亦同道而先進者又

常從遊於賢尊給事名既厚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

為答也足下以為河名愈白

林西仲曰。一語。只在師古聖賢人一句。古聖賢人。不是有意為文。其至而出之。即為不可易之詞。首段雖作三問。其實一氣而下也。以古聖賢人為法。亦不是有意立異。一人不自樹立。無以古聖賢人為法者。看來是个異耳。其不可易。以說話所以可傳者在。此而後世君子樂道。其亦在此篇中有起落有頓挫。有分合有收束。此蘇明允所謂溫醇之作也。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發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有才能下人。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文乃道德所發。李生以下人之道。不日可進於道。德不特文也。開口便提出作文本領。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謙言已不能。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已上言當。答李生所問。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再揚李生一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耶。就其所問者。翻出二條路來。斬勝於人而取於

人則同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撒開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如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已上言至於古之立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承上文轉入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皆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六句皆用心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及乎其難故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第之為非笑也。第一層此為落筆如是者亦有年而不改然後議

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三代兩亦有正偽不同前止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矣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第二層前落筆止是務去以人之笑為喜而譽為憂者猶恐時調未盡去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第三層至此不待有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第四層落筆太易恐雜而不蘖至難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述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第五層行仁義四句皆其所

南漢句至此皆自言學古立言之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

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

聲之高下者皆宜矣此自言學古立言之取效應上文根

實遂四句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再謙一雖幾於成其

用於人也奚取焉把上文勝於人而取雖然待用於人者其

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世俗之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過行

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君

之學本於道德原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

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昔成德而後之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其遺乎今為足悲有同吾志者數稱之第勸其自成所以

已不敢謂吾之學可尚而世俗之學不可尚使其必從事於

此也其意謂古文無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

用於今日無限慨歎相為言之志字結

林西仲曰李生以立言問於昌黎不過欲求其文之工而

已初未嘗必以古之立言為期也昌黎却就其所問詰其

所志把求用於人而取於人伎倆閑置一邊而以古人立

言不朽處用功取效說過一番然後把自己一生工夫層

層叙出其曰二十年亦有年終其身等語是無望速成註

脚。其曰不知為非笑。笑則喜譽則悲等語。是無誘勢利。註脚。至得手之後。尤須養氣。探本溯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有自然而然的妙矣。末段以樂悲二意見得學古立言。必不能蕪用於人。而取於人。耐得悲過。方期得樂。來原不敢以此加褒貶於其間。使世人必從事乎此。但論其人。之志何如耳。此一篇之大旨也。其行文曲折無數。轉換不窮。盡文章之致矣。後李生登貞元十八年進士。所謂勝於人。而可取於人者。公已先決之。若漸進于古之立言。公曾稱其為出群之。才想必有所得乎。此謂非公王成之耶。

答元侍御書

微之。足下。名。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暗棄去。先奉詔為其祿山反有名號。自稱大燕皇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不屈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固窮而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為御史奏河南尹房式不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以他人善事載。非出於性之所好者。不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能。又即其書而深許之。

韓文也

卷之二

三

者固當得附書史法以忠節為重今逢又能行身幸于方州大臣以太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能揚父善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安幸連得書與人為善乃善之大者已上言濟一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路刻身立行能保其末而足下年尚強嗣德有繼歲月有餘儘可自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則達之勉以為傳世之地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矣免以史自任史不但因濟而傳

林西仲曰按元稹書其客云故刑部員外郎襄州甄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道就拜之適祿山入朝奏為賓介許之遣太守鄭遵意致命濟偽瘖得免踰年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名濟延頸承刃希德義而捨之屢緒繼逆擄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命傳置長安肅宗授館于三司治所今從賊官囚慙拜之莫不俯伏仰歎恨不即死于其地其子達力耕讀書不詣州里歲獲則施餘于里黨斥家財數為朋友排難由是亦以義聞為文學掾云意欲以濟之節逢之行分

載史氏但濟之節既受朝廷追贈入史無疑逢雖有可紀
安○保○其○終○身○不○渝○古○人○所○謂○蓋○棺○論○定○正○為○此○也○然○有○濟
一○事○逢○可○並○書○卽○稹○亦○可○因○而○得○書○故○用○俱○字○與○牽○連○二
字○以○明○不○待○分○載○之○意○若○欲○分○載○則○逢○果○能○全○其○守○窮○稹
果○能○嗣○其○抗○直○將○來○所○書○斷○不○止○為○濟○一○事○得○名○已○也○此
因○公○授○史○館○修○撰○時○與○晉○而○答○之○如○此○厥○後○稹○附○宦○官○得
知○制○誥○及○同○平○章○事○惡○裴○晉○公○而○欲○出○之○豈○以○為○通○州○司
馬○時○上○書○自○薦○不○見○禮○乎○吁○抗○直○之○節○弗○嗣○立○名○者○皆○當
以○為○戒○若○稹○不○足○惜○矣

谷劉秀才論史書李本作外集

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來書引吳兢
史以垂褒貶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
先謝之起下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
所○能○就○况○褒○貶○耶○巴上言史才之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
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書崔杼事左
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漢作
書因實憲事下獄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後廢辱王
囚以飢寒死曰瘦隱○謗○退○死○家○作晉書初以預平王敦功封平陵習○鑿○齒○無○一

足以足疾崔浩范曄赤誅刊所撰魏史於石魏收天絕修魏書

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競亦不聞身貴而令其後有聞也私

唐書唐夫為史者不有人禍指齊太史司馬遷班固唯浩曄宋孝王則有天刑

指孔子左丘明陳壽王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已上言自

其後皆無善狀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

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

傳之耶事蹟之難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無其宰相

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

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來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

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應上淺陋倫清句

能已亦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

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

傳記令傳萬世乎實錄之難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

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駮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上應

人禍天刑何已上言唐史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

之作不但不能亦且不敢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

磊磊軒天地決不沉沒不傳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

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空勉之後人必有能者

林西仲曰按吳兢當武則天時任史事因武三思張易之

等監領所書多有不實遂發憤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及
明皇卽位詔競論次成書故劉秀才引此爲勸以公在史
館當以作史自任垂褒貶於將來立論甚當乃公初言史
不易作次言作史之人多有陰禍三言所以不易作者在
蒐羅必不能期其無漏四言所以畏陰禍者在傳聞必不
能保其皆真不敢力任而俟之後人其故何也蓋公以盛
名取忌動而得謗屢蹶復起若再作史垂褒貶人禍勢必
立至故以天刑帶說俱放在古人身上面以事跡實錄之
難據件講一番方不着迹至於中間所謂年志衰退君相
未曾督迫寧自甘爲淺陋偷惰之人以安舉朝羣小之心
正恐此輩窺伺其意而中傷之純是一片憂護畏譏隱衷
無處對人言也若答崔斯立書云誅姦諷於旣死發潛德
之幽光因彼時尚未成名不犯衆忌又非可以一槩論矣
噫此意在當日卽相知如柳柳州亦不能察而諒之况後
世乎

分○非○謙○益○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
於○山○人○也○
蓋○為○道○耳○非○若○信○陵○欲○以○取○士○領○天○下○把○賓○主○之○故○方○今○天○下○
道○當○個○買○賣○做○也○已○上○言○不○為○信○陵○執○轡○之○故○
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鮮○有○自○其○人○率○皆○習○
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爾○鮮○有○僕○戎○之○美○意○
者○故○天○下○靡○不○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
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次○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
足○下○華○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
有○樸○茂○美○意○堪○以○救○時○併○所○設○問○之○多○也○山○人○可○用○處○全○在○
也○安○得○因○有○問○即○責○以○相○師○欲○令○自○下○加○信○步○乎○也○上○言○
山○人○責○以○然○足○下○衣○破○衣○絨○麻○鞋○客○馬○三○然○川○吾○門○也○右○無○

先○吾○待○足○下○雖○未○盡○宿○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
迹○賞○於○形○足○
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其○僕○所○汲○
汲○求○者○利○以○有○趨○死○不○顧○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
灼○灼○明○矣○其○即○以○責○已○者○卜○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聽○僕○
之○所○為○少○安○無○躁○過○責○於○已○其○意○却○有○可○取○
林○西○仲○曰○昌○黎○倡○明○絕○學○以○師○道○自○任○者○也○呂○盤○乃○以○貧○
賤○驕○人○欲○令○如○信○陵○執○轡○自○是○不○識○高○低○的○癡○狂○子○但○較○
諸○習○熟○時○俗○工○於○巧○言○輩○猶○有○樸○茂○美○意○存○焉○昌○黎○先○把○
信○陵○作○用○提○破○因○高○自○位○置○見○得○設○問○之○意○皆○欲○曲○成○後○

學與以聲勢傾天下者迥別則豎之儼人非倫可見矣中
 言豎可進於朝處不在文學知識末言豎過責于已處正
 堪三浴三薰全在不顧利害去就與不肯阿曲事人二句
 着眼總謂之樸茂美意也豎若能自得師書中已講去其
 非而趨是矣筆致橫絕如怒馬不可羈紲煞是難得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吳元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
 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
 摩地相屬也武夫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曰今
 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武夫伎倆閣下書生也
 中丞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
 三軍而進之陳師勦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
 二州之牧以壯士氣鄂州州斬所乘馬以祭踈死之士公綽所
 殺馬祭之雖古名將何以加茲贊一此皆由天資忠孝鬱於

卷之四 三十一

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

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書已上言中丞以

武人相與武人相與愈誠怯弱不適用於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

中朝稱人廣眾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者欲使所魏令議

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者欲使所重

獲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規而所以為國

林西仲曰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軍討吳元濟

二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

併力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耶即奏請自行許之

是初討時公綽即在軍也史稱公綽號令嚴肅區處軍事

諸將無不服士卒樂為効死故每戰皆捷則用兵之略亦

可槩見時諸將多無功公因論淮西事宜為執政所疾故

即借其所自言書生二字敘其將略之優與同時武夫相

對看使彼自媿觀次年公綽為京兆尹杖殺神策軍將帝

謂左右曰此人朕亦畏之則當日號令可知無益美之詞

也

卷之四 三十一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

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响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

上奉以為帥董重質為吳元演出死力以抗逆明詔不迎弔

救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上

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受令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

毒洛汝襄荆許穎淮江為之驩然已上言淮西以小丞相卿

士大夫勞於圖議謀臣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賊

跡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將士怯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

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請出中丞奏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甚喜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李公行時止選卒六千屬安州刺史用相應總為末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段名募伏脈耳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非采可畏愛故也。公號令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丞得將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前叙起下文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

道所言之意。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指河西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已上即以中丞復事適機宜丰采夫遠徵軍士行者有驕旅離別之思居者有可畏愛實著夫遠徵軍士行者有驕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難難以有功種善徵兵滿萬不如名募數千數人之用故閣下以為何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

章之已

卷之四

三十三

韓文

卷之四

三十四

如。倘。可。上。聞。行。之。已。上。又。以。已。所。見。機。宜。與。中。計。已。與。裴。

中。丞。相。見。宣。慰。行。營。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尤。望。後。來。

林。西。仲。曰。此。書。與。前。書。不。同。前。書。止。以。書。生。能。為。古。之。名。

將。誇。贊。到。底。此。因。得。中。丞。復。書。欲。以。已。見。商。確。把。勇。於。赴。

敵。作。起。引。話。頭。歸。重。在。行。事。適。機。宜。二。句。故。既。贊。復。書。所。

言。之。善。隨。以。徵。兵。名。募。互。較。一。番。望。其。上。聞。使。得。行。名。募。

之。法。蓋。因。中。丞。所。將。止。六。千。人。孤。軍。單。弱。欲。其。甲。兵。足。用。

以。圖。進。取。此。在。當。日。行。事。適。機。宜。第。一。著。也。是。時。昌。黎。上。

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遊。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慊。

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及。寒。溫。來。示。云。有。人。

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是。一。篇。發。端。處。潮。州。

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見。地。好。試。問。此。僧。所。

他。具。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石。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

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的。是。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

要。自。胸。中。無。滯。碍。的。是。識。道。理。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

韓文

卷之四

三十四

法求福田利益也已上言人所以妄傳之故情字與信奉不

無可異語又日與之語雖不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

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當信奉仰

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破廢自各以其類至

者有福利也已上承上求福田利益何言君子進退有詩不云乎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語邪也引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

是引二語起下文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禱非守道况必不且彼佛者

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計禍福即非守道况必不且彼佛者

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

於守道之人此不肯與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此不

福者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

威福於其間哉天地間亦無有聽其擅與人禍福者進退

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已上言佛不當信奉且愈不助

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已下俱自明所孟子云今天下不

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

毀禮樂崩而彘狄橫幾何而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

者聖人之徒也引孟子關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者聖人之徒也引孟子關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者聖人之徒也引孟子關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者聖人之徒也引孟子關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者聖人之徒也引孟子關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者聖人之徒也引孟子關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者聖人之徒也引孟子關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

韓文選

卷之四

三十一

而闢之廓如也。又引揚子贊孟子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致

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

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

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

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

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

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

行而莫之禁故也。揚墨大有害於正道如此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

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

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

而言侏僂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言孟子闢楊墨所以衛聖道後人漢氏以來羣儒區區脩補

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寔以微

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

亦不仁甚矣。謂賴孟子之言聖道幸留一綫又唱釋老於其

者釋老之害過於楊墨。人必致漸滅殆盡可謂忍心害理之極

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之不能免秦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

卷之四

卷之四

三十一

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自○知○
所○能○
不○得○
不○然○
若○
聖○道○
由○此○
天○地○
鬼○神○
臨○之○
在○上○
質○之○
在○傍○
又○
安○得○
因○一○
摧○折○
自○毀○
其○道○
以○從○
於○邪○
也○
推○折○
指○諫○
佛○骨○
被○誦○
與○
上○
交○
路○
布○
森○
列○
相○呼○
應○
自○引○
孟○子○
闢○
楊○墨○
至○此○
幾○數○
百○言○
只○用○
一○句○
繳○入○
不○信○
奉○意○
筆○力○
雄○大○
如○生○
龍○活○
虎○不○
可○捉○
摸○
籍○湜○
輩○雖○
屢○指○
教○不○
知○果○
能○不○
叛○去○
否○辱○
吾○兄○
眷○厚○
而○不○
獲○
承○命○
惟○增○
慙○懼○
死○罪○
死○罪○
孟○尚○
書○愈○
再○拜○

林○西○仲○曰○昌○黎○以○諫○佛○骨○被○謫○潮○州○與○大○顛○遊○在○時○人○不○
能○無○疑○其○改○悔○孟○幾○道○性○嗜○佛○日○與○昌○黎○相○厚○其○貽○書○必○

以○信○奉○釋○氏○為○勸○不○知○昌○黎○以○聖○道○自○任○闢○佛○之○說○是○其○
平○曰○大○本○領○即○交○潮○僧○大○顛○亦○以○其○識○道○理○而○節○取○之○猶○
陶○元○亮○虎○溪○之○笑○與○聞○鐘○避○去○本○意○兩○不○相○礙○此○理○非○淺○
人○所○能○知○也○是○書○當○分○前○後○二○大○段○前○半○段○中○又○當○分○三○
小○段○初○言○與○大○顛○遊○非○信○奉○其○法○以○求○福○利○明○時○人○之○錯○
認○妄○傳○次○言○君○子○當○求○諸○聖○賢○之○道○不○必○較○論○禍○福○安○有○
以○釋○氏○為○信○奉○者○又○次○言○釋○氏○斷○無○與○人○禍○福○之○理○其○法○
誠○不○足○為○信○奉○無○奈○世○人○之○惑○何○耳○此○前○半○段○中○三○小○段○
之○意○也○後○半○段○言○釋○老○與○則○正○道○廢○其○害○甚○於○楊○墨○蓋○楊○

釋文也
卷之四
三

墨不言福利而釋老言福利人尤易溺以孟子之賢其關
楊墨之難猶如彼在今日斯道僅存一綫安可不思所以
全之雖自知力不能勝拚死不惜斷無一經貶斥遂棄所
守而信奉其法者此後牛段之意也篇中總為衛道起見
筆力所至有惓惓不容已之心而又有勃勃不可遏之氣
如勁弩初張所中必洞吾知孟幾道得此必詫其崛強猶
昔矣近代禪和子撰出昌黎參大顛公案云於侍者跟前
得個入處借此以嗤士大夫舉揚翻駁如醉如狂噫抑何
無忌憚之甚也

與大顛師書李本外集

愈啟惠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惠勻大顛弟所示廣大深迥
非造次可諭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
其終不可得而見耶道理原不在文字中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不如
親見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言下可承當此句來晴明旦夕不甚
熱倘能乘閑一訪幸甚旦夕馳望請其愈聞道無疑滯行止
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無異如此方是大顛
師論甚宏博應上廣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自激修行獨
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仍不羨其為戀勞于一來安

于所適道故如是不宜便是無礙滯行止業縛勝于維摩居士說法

林西仲曰欲燒佛骨人却能聞發佛理要知真正佛理即

聖人之道公之所闢乃其迹耳不比今人闢佛一味蠻勃

也聖人無可無不可意必固我俱絕總在無戀著中成个

大解脫公三與大顛書皆名其至州郭前書有海上窮處

無可話言乃禮失而求諸野之意此斥其非通道而示以

道本如是把大和尚造作惡態盡情掃却仍是欲燒佛骨

辣手吾願普天下禪和子將此書受持讀誦為人解說即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不必辨其為奉佛為闢佛也

嗣公有書答孟簡言大顛胸中無礙滯以為識道理與此

書意照合但疑滯二字仍作礙滯為確不然或用楚詞凝

滯二字之誤耳舊本有辯此書係後人偽作若然則李漢

原本便不應載矣俗儒眼光僅如豈大往往把聖人廣大

深微之道看得似泥塑木雕物件豈不好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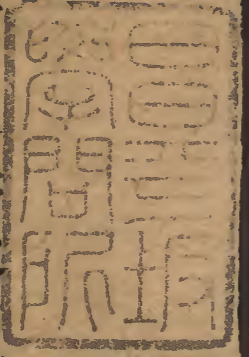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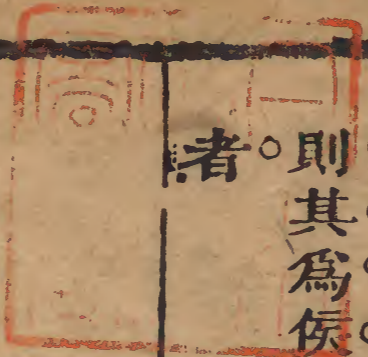
車○走○
辭○氣○激○揚○面○有○矜○色○大得曰○侯○喜○死○不○恨○矣○久屈忽得吐喜
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身在此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
我○也○為天下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
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以得所推引可展其才故愈○感○其○言○
賀○之○以○酒○賀字與上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
有○所○推○引○益○難○其○人○而○重○其○事○必稱今○子○鬱○為○選○首○其○言○
死○不○恨○固○宜○也○獨見自○古○所○謂○知○已○者○正○如○此○耳○謂之知方
已○身○在○貧○賤○為○大○下○所○不○知○獨○見○遇○于○大○賢○乃○可○貴○耳○惟賢
非○尋○常○之○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

乎○子○之○遇○知○于○盧○公○真○所○謂○知○已○者○也○真至相知自然在士
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
而○不○相○知○有覲面或○異○世○而○相○慕○有不得與以○其○遭○逢○之○難○
故○曰○士○為○知○已○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因知已之難遇故
所謂死不恨之意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于○
已○上○皆○賀○以○酒○之○詞○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于○
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原無待感○知○已○之○難○遇○侯生舍此之
得○一○個○大○閣○下○之○德○薦之于朝而○憐○侯○生○之○心○久屈待用故
知○其○行○而○獻○于○左○右○焉○行汝州之行也已○
林○西○仲○曰○汝○州○刺○史○盧○虔○之○知○侯○叔○也○原○無○左○右○先○容○

韓文公

必有所以取之者。但未列薦之于朝耳。公與盧想有舊識。若作求薦之語。反負其特達之明。若作感恩之詞。又隣于獻媚之態。故但于書中把侯生平日負才不遇處說得十分寥落。隨借侯生之口。把他見知于盧公處說得十分矜喜。因以天下賢刺史名色。加在盧公身上。反覆曲折。只謂大賢之知可貴。知己難遇。實侯生之千載一時。俱託之賀侯生之言。不過敘述一番而已。雖未嘗代為求薦。乃暗插胸中有仕進之路一語。非求薦而何。雖未嘗代為感恩。乃暗插士為知己者死一語。非感恩而何。末又言非為侯生

謀。但問盧公之德。宜如何。大之侯生之心。宜如何。憐之則其為侯生謀者。至矣。措詞婉曲。古今文人無有出其右者。



卓文起卷之四終

| |
|----|
| 12 |
| 13 |
| 18 |

